

# 长袜子皮皮

[瑞典]阿·林格伦著

任溶溶译

[瑞典]英格里德·旺-氏曼插图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统一书号：10280·74

定 价： 0.35 元

# 长袜子皮皮

[瑞典]阿·林格伦著

任溶溶译

[瑞典]英格里德·旺-氏曼插图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ASTRID LINDGREN  
PIPPILÅNGSTRUMP  
*Rabén & Sjögren*

长袜子皮皮

[瑞典] 阿·林格伦 著  
任 碧 译  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  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
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4,000·印张：3.025·印数：1—21,400  
统一书号：R10280·74 定价：0.35元

## 译 者 的 话

爱读外国童话的小朋友一定认识很多童话人物，象卖火柴的小女孩、木偶皮诺乔（他今年一百岁了！）、跟柠檬王作斗争的洋葱头，等等等等。即使后来可能把童话的故事忘记了，这些人物你们却还会记得清清楚楚，就象自己的老朋友似的。

那么，我想你们不会不认识一个叫“小飞人”的。他矮矮胖胖，住在瑞典一户人家的屋顶上。可他不高兴走着上楼下楼，因为他肚子上有个按钮，把按钮一按，背上的螺旋桨马上旋转，人就象直升飞机一样飞起来。我想你们也一定知道，这个“小飞人”就出现在一部《小飞人》三部曲里。

你们虽然认识“小飞人”，或许还成了朋友，甚至知道他出现在哪一部童话里，却不一定都能记住这个有趣的人物是谁创造的。我发现小朋友读书不大注意作者是谁，越是好看的书越是连封面封底都没有，作者是谁找也找不到，可是小读者不在乎，看故事就是了。那么我现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创造这个“小飞人”童话人物的作者就是瑞典女作家阿斯特里德·林格伦（Astrid Lindgren）。

要问当代国外最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有哪些位，林



格伦就是其中之一。她已经是位老奶奶了，1907年生的。她获得过瑞典国家文学奖，1958年的国际安徒生奖——儿童文学中的诺贝尔奖，1978年的威尔士艺术委员会国际作家奖，还有其他许多奖。她写了上百种儿童读物，不但有童话，还有图画故事、描写农村儿童生活的小说、儿童侦探小说。她的不少作品被搬上了舞台，拍成了电影，象刚才提到的“小飞人”，就拍过人演的电影和动画片。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，她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。

这一回我要给大家介绍林格伦创造的另一个童话人物，她就是：长袜子皮皮。

长袜子皮皮如今已经成为国际广大儿童的朋友，她却是林格伦创造的第一个童话人物。林格伦当过速记员，当过老师，当过儿童读物编辑，还当过瑞典一家出版社负责儿童读物的总编辑。可她是怎么写起童话小说来的呢？说来也巧，她年轻时，有一回她的女儿病了，她在床边编故事讲给她听，女儿非常爱听，她就把它写下来，这就是她的第一本童话：《长袜子皮皮》。这本童话在1945年出版，接下来在1946、1948年她又续写了两本，成为一个三部曲。这是她的成名作，又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。它也拍成了电影。我这两天刚收到瑞典来信，说美国要上演《长袜子皮皮》这个戏，林格伦正好到美国去了。

长袜子皮皮这个为国外小朋友欢迎的童话人物，她到底是怎么个人呢？这是一个九岁的孤女（先说她孤女，到底是不是孤女，我还说不准）：红头发，雀斑脸，两根小辫

子翘着，长腿上穿双长袜子，一只棕色，一只黑色，两只皮鞋比脚还长一倍。她的非凡之处是力大无穷，一匹马一头牛都能举起来。她用这身力气打败了一群欺负小娃娃的顽童，制伏了强盗，还打倒了目空一切的大力士。不过她有个毛病，就是爱吹牛，吹得神乎其神。她一面承认吹牛不好，一面又吹起来了。她曾经跟着当父亲的船长环游世界，子是大吹特吹，说她到过什么什么地方，看见过什么什么奇事，甚至吹牛吹到了咱们中国的上海（就是我现在待着的上海）。不过我想，大家一定不会把孩子们并无恶意的吹牛跟不好的撒谎混为一谈。我遇到好些瑞典作家，他们很自豪地说瑞典儿童文学十分发达，想象力丰富。皮皮的吹牛就属于儿童的幻想。国外小朋友喜欢这部童话，也许正因为它说出了他们的幻想。

其实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也一样。我举个例子告诉大家。我翻译的这本《长袜子皮皮》，1982年儿童节起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逐日连载了一个半月。一位幼儿园老师给报社来了信，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我抄下来让大家看看：

贵报连续刊登《长袜子皮皮》的故事后，我在小朋友每天午睡时，花上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讲给他们听，不料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6月3日登的一段有这样的情节：小邻居汤米、安妮到皮皮家去作客，看到皮皮没有和爸爸、妈妈在一起生活，就问晚上是谁叫皮皮睡觉的，皮

皮回答说是她自己叫的：第一次是客气地叫，不听，就凶一点叫了，再不听就要打屁股，这下准有效。故事讲完，小朋友都去睡午觉了。不一会儿，在我给他们盖被子时，发现平时不大容易立刻入睡的小朋友正在打自己的屁股，一边打还一边在喃喃自语地讲着什么。果然，这天的睡觉效率比平时都高。情景是令人发笑的，但使我也由此想到：这篇童话能如此地深受小朋友的喜欢，倘若它能成为幼儿娱乐的保留节目，能让每届的小朋友都能听到这有趣的故事，该有多好呢！

这位老师讲的事，我原先实在没想到。一些我本来只觉得有趣的情节，小朋友却是这样十分认真地听取的。

好了，我讲了半天长袜子皮皮和她的事，还不如让大家亲自去跟长袜子皮皮认识认识。至于你们是不是喜欢她，那就请你们自己去打交道了。

最后，我在这里要感谢作者，因为她给我寄来了原书；我要感谢瑞中友好协会的安代尔斯·伦纳琼先生（Anders Lennatsson），他特地把《长袜子皮皮》的英译本从瑞典带到上海来给我，并希望我译出来；还要感谢瑞典作家协会翻译部主任玛劳·霍耶尔女士（Malou Hojer）以及石琴娥同志，她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

任溶溶 1982.12.1



## 目 录

皮皮回到威勒库拉庄·····	( 1 )
皮皮在地板上和面做饼干 ·····	(11)
皮皮跟警察捉迷藏·····	(21)
皮皮骑马上学 ·····	(28)
皮皮坐在大门上，然后又爬树·····	(38)
皮皮安排去野餐 ·····	(47)
皮皮看马戏·····	(57)
皮皮家被贼伯伯光顾·····	(68)
皮皮去吃茶点 ·····	(77)
皮皮成了英雄 ·····	(87)
皮皮庆祝自己的生日·····	(96)

## 皮皮回到威勒库拉庄

瑞典有一个小镇，小镇头上有一个长得乱七八糟的老果园，果园里有一座小房子，小房子里就住着咱们要讲的这位长袜子皮皮。长袜子皮皮九岁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她没妈妈也没爸爸，这真不坏，在她玩得正起劲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人叫她去上床睡觉，在她想吃薄荷糖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硬要她吃鱼肝油了。

皮皮有过爸爸，她很爱她的爸爸。她当然也有过妈妈，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皮皮的妈妈很早就去世，那时皮皮还只是个吃奶娃娃，躺在摇篮里哇哇哇哇，哭得那么可怕，大家都不敢走到她身边来。皮皮相信她妈妈如今活在天上，打那儿一个小洞看她下面这个小女儿。皮皮常常向她招手，告诉她说：

“放心吧，妈妈！我会照顾我自己的！”

皮皮还没忘记她爸爸。他爸爸是位船长，在大洋上来来往往，皮皮跟他一起坐船航过海。后来他遇到风暴，被吹下海，失踪了。可皮皮断定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因为她怎么也不相信爸爸已经淹死。她认为她爸爸一定已经上了一个荒岛，就是那种有许许多多黑人的荒岛，做了他们

的国王，头上整天戴着金王冠。

“我的妈妈是天使，我的爸爸是黑人国王，有几个孩子能有这么棒的好爸爸妈妈呢！”皮皮说，心里着实高兴。“等我爸爸有一天给自己造出船来。他一定会来把我带去，那我就是黑人公主了。那种日子多带劲啊！”

果园里这座旧房子，是她爸爸许许多多以前买下的。他想等他老了，不再出海了，就跟皮皮一块儿住在这里。可他后来不幸被吹下了海。皮皮断定爸爸会回来，于是直接到这威勒库拉庄来等他回家。威勒库拉庄就是这小房子的名字。它里面都陈设好了，就等着她来。夏天一个美丽的傍晚，她和她爸爸那条船上所有的水手告别。他们很爱皮皮，皮皮也很爱他们。

“再见，伙计们，”皮皮一个个地亲他们的前额说，“别为我担心。我会照顾我自己的！”

她从船上带走了两样东西：一只小猴子，名字叫纳尔逊先生<sup>①</sup>（是她爸爸送给她的）；一个大皮箱，里面装满了金币。水手们站在船栏杆旁边看着皮皮，直看到她走得不见了。她头也不回地一直向前走，让纳尔逊先生蹲在她的肩膀上，手里紧紧抓住那个大皮箱。

“一个了不起的孩子。”等到皮皮看不见了，一位水手擦着眼泪说。

他说得对。皮皮是个了不起的孩子，最了不起的是她

---

① 英国有过一位海军统帅，就叫纳尔逊（1758—1805）。



的力气。她力气之大，全世界没有一个警察比得上她。只要她高兴，她可以举起一匹马。说到马，有时候她真想有匹马举举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到威勒库拉庄的当天，皮皮就花了一个金币给自己买了一匹马。她一直想有一匹马，如今真有一匹她自己的马了，她把它放在她的前廊里。当皮皮下午要在前廊吃茶点的时候，她一下子就把马举起来，放到外面果园里。

威勒库拉庄隔壁还有一个果园和一座小房子。那座小

房子里住着一位妈妈、一位爸爸和他们的两个可爱孩子，一个男的，叫汤米，一个女的，叫安妮卡。他们俩都很好，很守规矩，很听话。汤米从不咬指甲，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安妮卡不称心的时候也从不发脾气，她总是整整齐齐地穿着刚熨好的布裙。汤米和安妮卡在他们的果园里一块儿玩得很高兴，可他们还是希望有个朋友跟他们一起玩。皮皮一直跟着她爸爸航海的时候，他们有时趴在围墙上说：

“那房子没人住，多可惜呀！那儿该住人，而且该有孩子。”

在那个美丽的夏天日子里，皮皮第一次跨过威勒库拉庄的门坎，那天汤米和安妮卡正好不在家。他们到他们奶奶家住了一星期，所以不知道隔壁房子已经住进了人。回家第一天，他们站在院子门口看外面街道，还是不知道有个可以一起玩的小朋友就在身边。他们站在那里正不知道干什么好，也不知道这天能有什么新鲜事，会不会依然是个想不出什么新花样来玩的无聊日子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嘿，威勒库拉庄的院子门打开，出现了一个小姑娘。这是汤米和安妮卡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古怪的小姑娘。这一位就是长袜子皮皮，她早晨正要出去散步。她那副模样是这样的：

她的头发是红萝卜色，两根辫子向两边翘起，鼻子象个小土豆，上面满是一点一点的雀斑。鼻子下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嘴巴，两排牙齿雪白整齐。她的衣服怪极了，是皮皮自己做的。本来要做纯蓝的，后来蓝布不够，皮皮就

到处加上红色的小布条。她两条又瘦又长的腿上穿一双长袜子，一只棕色，一只黑色。她蹬着一双黑皮鞋，比她的脚长一倍。这双皮鞋是她爸爸在南美洲买的，等她大起来穿，可皮皮有了这双鞋，再不要别的鞋了。

叫汤米和安妮卡把眼睛瞪得老圆老圆的却是那只猴子。它蹲在那个古怪小姑娘的肩膀上，身体小，尾巴长，穿着蓝布长裤、黄色上衣，还戴一顶白草帽。

皮皮顺着街道走，一只脚走在人行道上，一只脚走在人行道下。汤米和安妮卡盯住她看，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为止。一转眼她又回来了，这回是倒着走，这样她就省得转过身来走回家了。她走到汤米和安妮卡的院子门口停下来。两个孩子一声不响地对看一下。最后汤米问那小姑娘说：

“你干嘛倒着走？”

“我干吗倒着走？”皮皮反问他们，“这不是个自由国家吗？我不能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吗？告诉你们吧，在埃及人





人都这么走，也没人觉得有一丁点儿奇怪。”

“在埃及人人都倒着走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汤米问道。  
“你又没到过埃及。”

“我没到过埃及！我当然到过，那还用说。我到过全世界，比倒着走更奇怪的事情都见过。要是我学印度支那人那样倒竖着用手走路，真不知你们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那不可能。”汤米说。

皮皮想了一下。

“不错，你说得对。我说谎。”她难过地说。

“说谎可不好。”安妮卡总算有话说丁。

“对，说谎非常非常不好，”皮皮说着更难过，“我有时候忘了。一个孩子，妈妈是个天使，爸爸是个黑人国王，他又一生航海，你怎么能希望这孩子总是说真话呢？而且，”她说着整张雀斑脸浮现出微笑，“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刚果没有一个人讲真话。他们日夜吹牛，从早晨七点吹到太阳落山。因此，万一我有时吹上几句，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，记住这只是因为我在刚果住得太久了一点。我们还是可以交朋友的，对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汤米说着，一下子知道这一天不会无聊了。

“那干吗不上我家吃早饭呢？”皮皮问。

“嗯，可以，”汤米说，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咱们走吧！”

“好，”安妮卡说，“这就去！”

“不过先让我介绍一下纳尔逊先生。”皮皮说。猴子马上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。

于是他们一起走进威勒库拉庄摇摇欲坠的果园大门，通过两排长着青苔的果树之间的小路（他们一看这些果树就知道它们爬起来多劲），来到房子前面，上了前廊。一匹马正在那里大声嚼着大汤碗里的燕麦。

“你干吗把一匹马放在前廊？”汤米问。他知道马都是关在马厩里的。

“这个，”皮皮想了一下回答说，“它在厨房里碍手碍脚，在客厅里又过不惯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把马拍了拍，接着走进房子。里面有一个厨房、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。看来皮皮一星期没打扫了。汤米和安妮卡小心地东张西望，生怕黑人国王就在哪个角落里。他们生下来还没见过黑人国王。可是他们既没看见有爸爸，也没看见有妈妈，安妮卡于是急着问：

“你就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皮皮说，“纳尔逊先生也住在这里。”

“对，不过你的妈妈和爸爸不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一个也不住。”皮皮高兴地说。

“那么晚上谁叫你上床什么的？”安妮卡问。

“我自己叫，”皮皮说，“我第一回叫的时候很客气，如果我不听，我再叫一次，不过凶多了，如果我还是不听，那就打屁股，没错！”

她的话汤米和安妮卡不怎么听得懂，不过他们想这也许是个好办法。

汤米、安妮卡跟着皮皮来到厨房，皮皮大叫：

“这就来烤饼！

这就来做饼！

这就来煎饼！”

她说着拿出三个蛋，往空中一扔。一个蛋落到她头顶上，碎了，蛋黄淌下来，流到了她的眼睛上。另外两个蛋她正好用碗接住，蛋在碗里碎了。

“我一直听说蛋黄对头发有好处，”皮皮擦着眼睛说，“你可以眼看着头发滋滋滋地猛长！在巴西人人用鸡蛋擦头发。那儿看不到一个秃头。就有一回，一个老头太怪了，他把蛋拿来吃却不拿来擦头发。结果他成了个秃头。他一上街，交通都堵塞了，人们只好叫警察。”

皮皮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头把碗里的鸡蛋壳小心地夹出来。接着她拿起墙边挂着的浴刷拚命搅蛋，搅得蛋都洒到墙上去了。最后她把碗里剩下的蛋倒在灶上的平底锅里。等到饼的一边煎黄，她把它向天花板上抛，饼在半空中翻一个身，又落到平底锅上。一煎好，她把饼扔过厨房，正好落在桌上的盘里。

“吃吧，”她叫道，“趁热吃！”

汤米和安妮卡听了她的话就吃，觉得饼煎得好吃极了。接着皮皮把他们请进客厅。里面只有一样家具。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柜子，有许多许多小抽屉。皮皮把一个一个抽屉拉出来，让汤米和安妮卡欣赏里面的宝贝。其中有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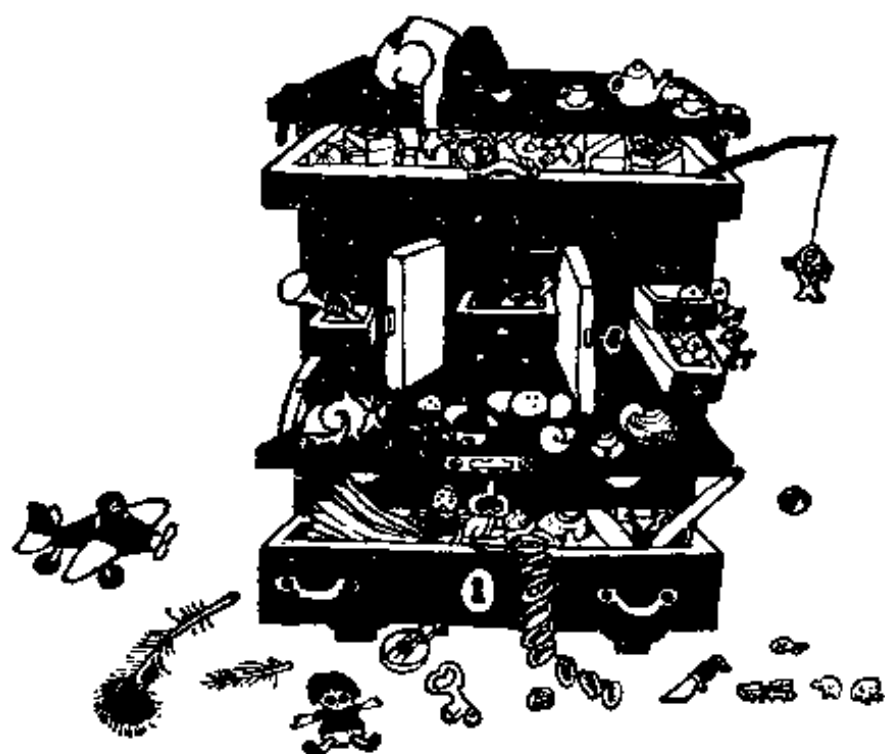


怪的鸟蛋，有少见的贝壳和小石头，有可爱的小盒子，有漂亮的眼镜，有一串珍珠项链，等等等等，全都是皮皮和她爸爸周游世界时买的。皮皮送给她两个新朋友一人一样东西。送给汤米的是一把小刀，刀柄上螺钿闪闪发亮；送给安妮卡的是一个盒子，盒盖镶嵌着贝壳，里面是一只绿宝石戒指。

“要是你们现在回家，”皮皮说，“明天就能再来。要是

你们不回家，也就不能再来了。那太可惜啦。”

有去才有来，汤米和安妮卡也这么想，就回家了。他们经过那匹已经吃光了燕麦的马，走出威勒库拉庄的院子大门。他们走时，纳尔逊先生向他们挥着帽子。



## 皮皮在地板上和面做饼干

安妮卡第二天早晨醒得特别早。她跳下床就光着脚啪哒啪哒走到汤米床边。

“醒醒，汤米，”她拉他的手说，“咱们去看那穿大皮鞋的滑稽小姑娘吧！”

汤米一下子就全醒了。

“我睡着的时候，一直觉得今天会有有趣的事，可就想不起来是什么事。”他说着拚命挣脱睡衣领。接着他们两个跑进浴室，洗了脸，刷了牙，比平时快几倍。他们穿衣服时又高兴又利索，一下子就从楼上滑下楼梯扶手，正好落到早餐饭桌旁边，坐好了，大叫大嚷说马上要喝他们的热





巧克力，比他们妈妈预算的时间早了整整一个钟头。

“我倒请问，”他们的妈妈说，“你们到底有什么事这样急？”

“我们要上隔壁去看一个新认识的小姑娘。”汤米说。

“我们可能在那里待一整天。”安妮卡加上一句。

这天早晨皮皮在烤姜汁饼干。她和了一大团面，正在厨房地板上把面铺开。

“你倒想想，”皮皮对她的小猴子说，“至少要做五百块姜汁饼干，小小一块和面板又有什么用啊？”

接着她趴在地板上，用模子拚命压出一块块心形饼干。

“你别在面团上走好不好，纳尔逊先生！”她生气地说，正好这时候门铃响了。

皮皮跑去开门。她从头到脚白得象个面粉工人，当她同汤米和安妮卡亲热握手的时候，一大蓬面粉向他们扑过来。

“你们来看我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她说又把围裙上的一蓬面粉扬起来。汤米和安妮卡喉咙里吃进的面粉太多，咳嗽起来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汤米问她。

“这个嘛，要是我说我在扫烟囱，象你们这样聪明的人也不会相信，”皮皮说，“说实在的，我在烤饼干。马上就好。你们请在木箱上坐一会儿。”

皮皮干起活来可以非常之快。汤米和安妮卡坐在木箱上看着她一路上把饼压出来，扔到罐里，再把罐放进烤箱。

他们觉得就象看电影里的快镜头。

“好了，”皮皮放完最后一罐，呼地关上烤箱门，说。

“咱们现在干什么好呢？”汤米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你对‘干’是怎么想的。”皮皮说，“至于我，我不是一个懒人。我是个找东西大王，那我自然永远没个空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你说你是什么？”安妮卡问她。

“找东西大王。”

“那是什么玩意儿？”汤米问。

“当然就是找东西的大王！还能是什么？”皮皮说着把地板上所有的面粉扫成一堆。“世界上到处是等着人去找的东西，找东西大王干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都找些什么东西呢？”安妮卡又问。

“噢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”皮皮说，“金块、鸵鸟毛、死老鼠、橡皮圈、小松鸡，等等等等等等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听皮皮说她是一位找东西大王，觉得很好玩，马上也想做一个找东西大王。不过汤米说他希望找到的是金块而不是一只小松鸡。

“那得走着瞧，”皮皮说，“总能找到点什么的。不过咱们得赶紧找，别让其他找东西大王捷足先登，把金块和等着人去找的东西都找去了。”

于是三个找东西大王出发。他们想，最好先在附近房子的周围找，因为皮皮说，林中深处有小松鸡，不过最好的东西差不多都在有人住的地方。

“可是也有例外，”她说，“我碰到过相反的事。我记得有一回在婆罗洲森林里找东西。就在从来没人到过的蛮荒森林中，你们想我找到了什么？我找到了一条可爱的木头腿！后来我把它送给了一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家，他对我说，出钱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一条木头腿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看着皮皮，学着怎样当个找东西大王。皮皮从路这边跑到路那边，手搭凉篷，找了又找。有时她在地上爬，把手伸过篱笆，失望地说：

“奇怪！我明明看见一块金子！”

“找到的东西真能拿走吗？”安妮卡问。

“当然，只要是在地上的东西。”皮皮说。

再过去一点，一位老人躺在自己家门前的草地上睡觉。

“那是在地上的东西，”皮皮说，“咱们把他找到了。拿走吧！”

汤米和安妮卡吓坏了。

“不行不行，皮皮，咱们可不能把一个人拿走，绝对不行！”汤米说。“再说咱们拿他来干什么呢？”



“拿他来干什么？咱们可以拿他来干许多事。可以把他放在兔箱里当兔子，喂他吃蒲公英。不过你们不高兴拿就让他去吧，我无所谓。不过来了别的找东西大王，会把他拿走的，我真不愿想到这一点。”

他们继续走。皮皮忽然狂叫一声：

“好哇，这样的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！”她叫着去捡起草里一个发锈的旧饼罐。“找到多好的东西！找到的东西多好！谁能有几个饼罐啊？”

汤米看着饼罐，觉得莫名奇妙，问道：

“你拿它来干什么？”

“噢，可以拿它干许多事，”皮皮说，“第一可以放饼，那就是个有饼的饼罐。第二可以不放饼，那就是个没饼的饼罐。没有饼不及有饼，不过也很好。”

她把饼罐翻来复去看，它锈得实在厉害，罐底还有个洞。



“看来这是个没饼的饼罐，”她想了想说，“不过可以把头放进去，装作在半夜里。”

她就这么办。她用饼罐罩着头东走西走，象个铁皮小

塔楼。她走着走着，撞到铁丝网上，拦腰翻身落到网那边。饼罐碰到地上，可怕地乓的一声。

“瞧！”皮皮把饼罐从头上拿下来。“要是没有这玩意儿，我的脸就先着地，碰出乌青来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安妮卡说，“不戴着饼罐，你也不会翻到铁丝网那边去了……”

她话没说完，皮皮又是一声尖叫，得意洋洋地举起一个空线轴。

“看来我今天运气好，”她说，“多可爱的一个小线轴啊，可以吹肥皂泡，可以穿根线挂在脖子上当项链！我就回家去做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附近一家的院子门打开，一个小男孩奔出来。他看来很害怕的样子，这也不奇怪，因为五个大男孩在他后面紧跟着追出来。他们很快就抓住他，把他推到围墙边，一起打他。五个人同时打。小男孩拚命捂住脸，哇哇地哭。

“揍他，伙伴们，”个子最大、身体最棒的那个男孩叫道，“叫他不敢再在这条街上露脸！”

“唉呀，”安妮卡说，“他们打的是维勒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凶恶呢！”

“都怪那野兽一样的本格特。他老打架，”汤米说，“五个打一个，真是一群胆小鬼！”

皮皮向那群男孩走过去，用一个指头敲敲本格特的背。

“喂，”她说，“你们五个打一个，要把这可怜的维勒打

成肉酱怎么的？”

本格特转过脸来，看见是个从未见过的女孩。这个不守规矩的古怪小女孩居然敢敲敲他！他看着她先是惊讶，接着满脸浮起了嘲笑。

“伙伴们，”他说，“伙伴们！放开维勒，瞧瞧这个。一个小丫头！”

他拍拍膝盖，哈哈大笑。一转眼男孩们都围住了皮皮。当然是除掉维勒，他擦干眼泪，赶紧小心地走过去站到汤米身边。

“你们见过这种头发吗？真是一堆火！还有那双鞋子！”本格特说，“我可以借一只吗？我想划船又没有船。”

接着他一把抓住皮皮的一根辫子，又马上放开手大叫：“唉哟哟，我给火烧了！”

五个男孩围住皮皮，独脚跳着哇哇叫：

“红萝卜头！红萝卜头！”

皮皮站在圆圈当中，和气地微笑着。本格特本以为她会生气，或者哇哇大哭，至少她也应该害怕。他看见毫无动静，就推搡她。

“这样对待小姐，我认为你太没礼貌了。”皮皮说完，就用她有力的双手把他高高举在空中，拎到附近的桦树那儿，搭在一根树枝上。接着她又拎起一个男孩，搭在另一根树枝上。接着她又拎起一个男孩，让他坐在房子外面高高的院子门柱上。接着她再拎起一个男孩，扔过围墙，让他坐在隔壁花园的花床里。她把最后一个小恶霸一扔，扔



到了路边一辆玩具手推车上。皮皮、汤米、安妮卡和维勒站在那里还看了一会儿。几个小恶霸吓得话也说不出。

皮皮说：

“你们都是胆小鬼！五个人打一个娃娃！这是胆小鬼的行为。然后你们又动手推搡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姑娘。噢，你们多丢人啊，多可恶啊！”

“来吧，咱们回家，”她对汤米和安妮卡说。她又关照维勒：

“他们要是再想打你，来告诉我好了。”

本格特这会儿坐在树上一动也不敢动，皮皮对他说：

“关于我的头发或者鞋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话最好趁我回家前现在就说。”

关于皮皮的鞋子和头发，本格特再没什么话要说了。于是皮皮一手拿着饼罐，一手拿着线轴走了，后面跟着汤米和安妮卡。

等他们回到皮皮的果园，皮皮说：

“好心肝，多可惜呀！我找到了这么好的两样东西，可你们什么也没找到。你们得再找一下。汤米，你干吗不往那棵老树里看看？老树总是找东西大王最理想的地方。”

汤米说，他不怎么指望安妮卡和他会找到什么东西了，不过为了让皮皮高兴高兴，他把手一直伸到树洞里去。

“唉呀……”他十分惊讶地说着，抽出他的手来。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夹住一个很漂亮的皮面笔记本。旁边插笔的地方还插着一枝银色的钢笔。

“噍，真奇怪。”汤米说。

“你瞧，”皮皮说，“没有比当找东西大王更好的了。真奇怪，干这一行的人很少。他们当木匠、鞋匠、扫烟囱的等等，就是不当找东西大王。告诉你们，这是不对的！”

接着她对安妮卡说：

“你干吗不也去摸摸那老树洞呢？在老树洞里差不多总是可以找到点东西。”

安妮卡把手伸进树洞，几乎马上就拿出了一串红色的珊瑚项链。汤米和她就那么张大嘴巴站着，太吃惊了。他们决定从此以后天天当找东西大王。

皮皮头天晚上抛球抛到半夜，这会儿她忽然觉得想睡了。

“我想我得进去打会儿盹。”她说，“你们不进来安顿我睡觉吗？”

皮皮一面坐在床边脱鞋子，一面想着心事，看着他们说：

“本格特说他想划船。哼！”她看不起地哼了一声。“我会教他划船的，一定会！总有一天！”

“我说，皮皮，”汤米小心地说，“你为什么穿这么大的皮鞋呢？”

“还用说，这样我就能够扭我的脚趾了。”她回答说。接着她躺下睡觉。她睡觉总是把脚放在枕头上，头在另一边，用被子蒙着。

“在危地马拉，人们就是这样睡觉的，”她解释说，“这

才是最好的睡法，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扭脚趾。”

“你们不听催眠曲能睡着吗？”她又说，“我总得给自己唱催眠曲，不然就睡不着。”



汤米和安妮卡听到被子底下传出来的嗡嗡声。是皮皮在给自己唱催眠曲。他们竖起了脚尖轻轻地走出去，不再打搅她。到了门口，他们再回过头来把床看了一眼。除了枕头上皮皮的脚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皮皮躺在那里拼命地扭脚趾。

汤米和安妮卡跑着回家。安妮卡紧紧抓住她那串珊瑚项链。

“真奇怪，”她说。“汤米，你是不是认为……皮皮早把这些东西放在那儿了？”

“难说，”汤米回答，“皮皮的事实在说不准。”

## 皮皮跟警察捉迷藏

镇上的人很快都知道，威勒库拉庄孤零零地住着个只有九岁的小姑娘。做妈妈爸爸的都摇头，一致认为这样绝对不行。所有小孩总得有大人照顾，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而且所有孩子都得上学念乘法表。于是她们决定，威勒库拉庄这小女孩应该立刻送进儿童之家。

一天下午，皮皮请汤米和安妮卡上她家喝茶吃姜汁饼干。她把茶点放在外面前廊的台阶上。这天风和日丽，皮皮那花园里的花香气扑鼻。纳尔逊先生在前廊的栏杆上爬上爬下，马不时把鼻子伸过来，想讨块姜汁饼干吃。

“活着多么美好啊。”皮皮把脚有多远伸多远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进院子大门。

“噢，”皮皮说，“今天准是我的好日子。警察是我知道的最好东西。当然，除了蜜饯大黄叶。”

她迎着警察跑去，脸上喜洋洋的。

“搬进威勒库拉庄的姑娘是你吗？”一位警察问。

“不是我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是她的小姑妈，住在镇另一头的四层楼上。”

她说这话只是想跟警察闹着玩。可他们一丁点儿也不

觉得好玩。他们叫她别自作聪明。接着他们告诉她，镇上的好心人安排了让她进儿童之家。

“我早就在儿童之家了。”皮皮说。

“什么，已经进啦？”一个警察说，“是哪一家？”

“是这一家，”皮皮神气地说，“我是个儿童，这是我的家，这儿一个大人也没有，所以我认为这正是儿童之家。”

“好孩子，”警察哈哈笑着说，“你不明白，你必须进一个正规的教养机关，有人可以照顾你。”

“马也可以进吗？”皮皮问道。

“不行，当然不行。”警察说。

“我想也不行，”皮皮阴了脸说，“那么猴子呢？”

“不行，当然不行！这一点我想你该知道。”

“哦，”皮皮说，“那你们得到别处去另找娃娃进你们那个机关了。因为我不想进。”

“嗯，不过你不知道吗，你该上学。”警察说。

“上学干吗？”

“学东西呀，那还用说。”

“学什么东西？”皮皮问道。

“学各种各样东西，”警察说，“许多有用的东西，比方说乘法表。”

“九年了，我没有什么惩罚表也过得很好，”皮皮说，“因此我想以后也能很好地过下去。”

“来吧！”警察说，“你什么也不懂，想一想你将来会多么不愉快。比方说你长大了，有人来问你葡萄牙的首都叫

什么，你就回答不出。”

“噢，我回答得出，”皮皮说，“我就回答说：‘你们真想知道葡萄牙的首都叫什么，直接写信到葡萄牙去问好了。’”



“嗯，可你自己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”

“也许会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想我夜里有时会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一个劲地想啊想啊：‘葡萄牙的首都叫什么鬼名字来着？’这一来就一直不会有乐趣了。”皮皮横翻了几个跟头说。“不过我跟我爸爸到过里斯本<sup>①</sup>。”她一边翻跟头一边说，因为她翻着跟头也能说话。

这时候一位警察说，皮皮别以为爱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。她就是得进儿童之家，马上就进。他走过去抓住她的手。可皮皮一下子就溜掉，轻轻碰碰他说：“咱们捉迷藏吧！”这位警察还没来得及转眼，皮皮已经跳上前廊的柱

---

① 里斯本正是葡萄牙的首都。



子，一动一动的，几下就上了前廊上面的阳台。两位警察不想学她的样子跟着爬，于是跑进房子上二楼。等他们来到外面阳台，皮皮已经在上屋顶。她在瓦上爬就象只猴子。一转眼她已经站在屋子的尖顶上，轻而易举地一跳就跳上



了烟囱。两位警察在下面阳台上干瞪眼，急得拉头发。再下面，汤米和安妮卡站在草地上抬起头来看皮皮。

“捉迷藏真好玩，”皮皮大叫，“谢谢你们上我家来。一看就明白，今天是我的好日子。”

两位警察想了一下，去弄来一架梯子，靠在屋顶上。他们一先一后爬梯上去要把皮皮带下来。可是他们上屋顶看来有点心惊胆怕，一路平衡着身干向皮皮走去。

“别怕，”皮皮叫道，“一点不危险。就是有趣。”

警察还差两步就够上皮皮了，可皮皮很快地跳下烟囱，又笑又叫，顺着屋顶跑到另一边山墙。离房子一米多有一棵树。

“瞧我跳。”皮皮叫着就跳下去，跳到绿树梢上，抓住一根树枝吊着，前前后后晃了几晃，就落到地面上的了。接着她跑到另一边山墙，拿走了梯子。

两位警察看到皮皮往下跳，已经有点傻了，等他们平衡着身体，顺着屋顶好容易走回来，正想下梯子，就更傻了。起先他们气得发疯，对站在下面抬头看他们的皮皮大叫大嚷，叫她放聪明点把梯子放回来，要不然就给她点厉害看看。

“你们干吗这样生气呀？”皮皮责怪他们说，“咱们不过是玩捉迷藏，大家应该友好！”

两位警察想了一下，最后其中一位轻声细气地说：

“嗯，啊，谢谢你把梯子放回来好吗，让我们好下去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皮皮说着，马上把梯子放回去。“接下来

咱们可以吃茶点，一起快快活活过一个下午。”

可是两位警察不守信用，一到地面就向皮皮冲过来，大叫着说：

“现在有你好看的了，你这淘气孩子！”

可是皮皮说：

“不了，这会儿我没工夫再跟你们玩。不过我必须承认，是很好玩。”



说着她紧紧抓住他们两人的皮腰带，拎过果园，穿过院子大门，来到马路上。到了那里她把他们放下来，他们好半天才能重新走动。

“等一等。”皮皮叫着跑进厨房。她拿了两块心形姜汁

饼干出来。

“你们想尝尝吗？”她说。“有点烤糊了，不过我看没什么关系。”

接着她回到汤米和安妮卡那儿。他们站在那里看着，惊奇万分。两位警察急急忙忙回镇，告诉所有的好心妈妈和爸爸，说皮皮进儿童之家不大合适。上屋顶这件事他们自然没有讲。大家听了也就同意，也许还是让皮皮留在威勒库拉庄好。她想上学，就由她自己安排吧。

那天皮皮、汤米和安妮卡过了一个实在快活的下午。他们把被警察打断了的茶点继续吃下去。皮皮一口气吃了十四块姜汁饼干，然后说：

“那两位警察不是我说的这种最好的警察。根本不是什么儿童之家、惩罚表、里斯本，这种胡话说得太多了。”

接着她把马托出来，于是三个人一起骑马。安妮卡起先害怕，不敢骑，后来看见汤米和皮皮骑得实在高兴，就让皮皮也把她托到马背上。马绕着果园跑了一圈又一圈，汤米唱着：“闹吵吵，来了一群瑞典佬！”

那天晚上汤米和安妮塔上床以后，汤米说：

“安妮卡，皮皮搬到这儿以后真快活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当然对，”安妮卡说。

“我连她来以前玩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这个，咱们玩槌球这类游戏，”安妮卡说，“不过我认为，跟皮皮在一起到底好玩得多。还骑马什么的！”

## 皮皮骑马上学

不用说，汤米和安妮卡都去上学。每天早晨八点钟，他们两个胳膊窝里夹着课本，手拉着手上学去。

在这时候，皮皮照例骑马，或者给纳尔逊先生穿上它的小衣服。要不她就做早操，包括在地板上倒竖蜻蜓，然后一个接一个翻四十三个空心跟头。然后她坐在厨房桌子旁边，安安静静地喝大杯的咖啡，吃夹干酪的面包。

汤米和安妮卡赶着去上学的时候，总闷闷不乐地朝威勒库拉庄看。他们恨不得留下来跟皮皮一起玩。要是皮皮也去上学就好了。

“我们一起放学回家，一路上你想该多好玩。”汤米说。

“可不，一起去上学也很好玩，”安妮卡同意他的想法。

他们越想越觉得皮皮不去上学太可惜了。最后他们决定来劝她去上学。

“你真想不出我们的老师有多好。”一天下午做完了作业，他们一起上威勒库拉庄，汤米巧妙地对皮皮说。

“噢，你要是知道在学校里有多好玩就好了，”安妮卡装作无意地跟着说，“要是不上学，我都要发疯了。”

皮皮正坐在长凳上洗脚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水桶

里扭着脚趾，弄得一地是水。

“在学校里用不着呆很久，”汤米又说。“只到两点钟。”

“对，圣诞节复活节我们都放假，还有暑假。”安妮卡说。

皮皮一面扭她的大脚趾一面想，还是没说活。可她忽然拿起水桶，把所有的水都泼在厨房地板上，纳尔逊先生正坐在旁边拿着一面镜子玩，长裤湿透了。

“太不公平了，”皮皮狠狠地说，纳尔逊先生裤子湿了正在不高兴，可她一点不管，“根本不公平！我受不了了！”

“受不了什么？”汤米问她。

“过四个月就是圣诞节，你们有假期。可我呢，我有什么？”皮皮的声音听来很伤心，“没有圣诞节的假期，连起码的一天圣诞节假日也没有，”她大发牢骚，“非马上改变不可。明天早晨我就去上学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高兴得拍手。

“好哇！那么明天早晨八点，我们在我们家院子门口等你。”

“不行、不行，”皮皮说，“这么早可不行。再说，上学我可以骑马去。”

她就这么办。第二天上午十点正，她把马从前廊托下来，一转眼，整个小镇的人都冲到窗口看逃走了什么马。就是说，他们以为马逃走了。其实不是的。只不过是皮皮急急忙忙赶着去上学罢了。她赶马进校园，很快地翻身下马，把马拴好，乒一声狠狠推开教室门，吓得汤米、安妮

卡和他们的同学在位子上跳起来。

“喂，好哇！”皮皮挥着她的大帽子叫道。“我来学惩罚表，时间正好吗？”

汤米和安妮卡告诉过他们的老师，说有一个叫长袜子皮皮的小姑娘要来入学念书。老师也听镇上的人讲起过她。这位老师心肠极好，人又快活，决定尽力让皮皮在学校里过得象在自己家一样。

皮皮不等人邀请，就一屁股坐在一个空位子上。她这样随随便便，老师也没计较，只是客气地说：

“小皮皮，欢迎你来上学。希望你在这儿过得快活，并且学到许多知识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我只希望得到圣诞节的假期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来就为了这个。样样都得公平！”

“你先把你的全名告诉我好吗？”老师说。“我把它给登记下来。”

“我叫长袜子·皮皮洛塔·维克蒂阿莉雅·吕尔加尔迪娜·克吕斯明塔·埃夫拉因斯女儿，是前海洋霸王、现黑人国王长袜子·埃夫拉因船长的女儿。皮皮其实只是我的小名，因为我爸爸觉得皮皮洛塔这名字说起来太长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老师说，“那我们也叫你皮皮吧。不过现在要先稍微测验一下你的知识，”老师又说，“你挺大了，也许已经懂得不少。先从算术开始吧。好，皮皮，你能告诉我七加五是多少吗？”

皮皮看来十分惊讶和不高兴。她说：

“嗯，不知道，别想叫我来替你算！”

所有孩子害怕地看着皮皮。老师向她解释，说在学校里不可以这样回答问题。而且不可以“你”“你”“你”地称呼老师，应该说“老师您”。

“很对不起，”皮皮道歉说，“这件事我不知道。我再不这样做了。”

“好，我希望这样，”老师说，“现在我来告诉你，七加五是十二。”

“你瞧，”皮皮说，“你本来知道，那你干吗还问呢？噢，我多笨，我又把你叫做‘你’了。请原谅。”她说着力掐掐自己的耳朵。

老师决定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：

“好，皮皮，你说八加四是多少？”

“我想大概是六十七吧？”皮皮说。

“完全不对，”老师说，“八加四是十二。”

“唉呀唉呀，我的好太太，太过分了，”皮皮说，“你刚才还说七加五是十二。就算在学校，也该有点儿规矩啊。这种无聊玩意儿你这么喜欢，你干吗不一个人坐在墙角里算，别打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玩玩捉迷藏呢？噢，天呐！我又说‘你’了，”她很害怕似地说，“我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从现在起我要好好记住。”

老师说可以。老师想不能再问皮皮算术问题了，于是问别的孩子。

“请汤米来回答这个问题吧，”她说，“丽萨有七个苹果，



阿瑟儿有九个苹果，请问他们一共有几个苹果？”

“对了，汤米，你回答这个问题吧，”皮皮插进来，“同时请回答我这个问题：丽萨肚子疼，阿瑟儿肚子更疼，请问都怪谁，他们把苹果都搁哪儿了？”

老师装作没听见，把脸转向安妮卡。

“好，安妮卡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古斯塔夫和他的同学去远足。去的时候他有一角二分，回到家里只有七分了。请问他一共花了多少钱？”

“好，”皮皮说，“那我倒想问问，他为什么这样浪费，他是不是买沙示汽水了。而且我想知道，他离家前把耳朵后面洗干净了没有。”

老师决定完全丢开算术。她想皮皮也许对语文更有兴趣。因此她拿出一幅画，上面是一片绿色的草地，草地上有一只鸡。鸡上面有一个字母：i。①

“好，皮皮，现在我告诉你一样很有趣的东西，”她很快地说。“这幅画上面有一只 Jiiiiii。Jiiiiii 上面写的字母叫做‘i’。”

“噢，我不相信，”皮皮说，“我看去这象一根棍子，上面有一粒苍蝇粪。我倒想问问，鸡和苍蝇粪有什么关系。”

老师又拿出一幅画，上面有条蛇。蛇 (She) 上面的字母是“S”。

“讲到蛇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永远忘不了，我在印度跟一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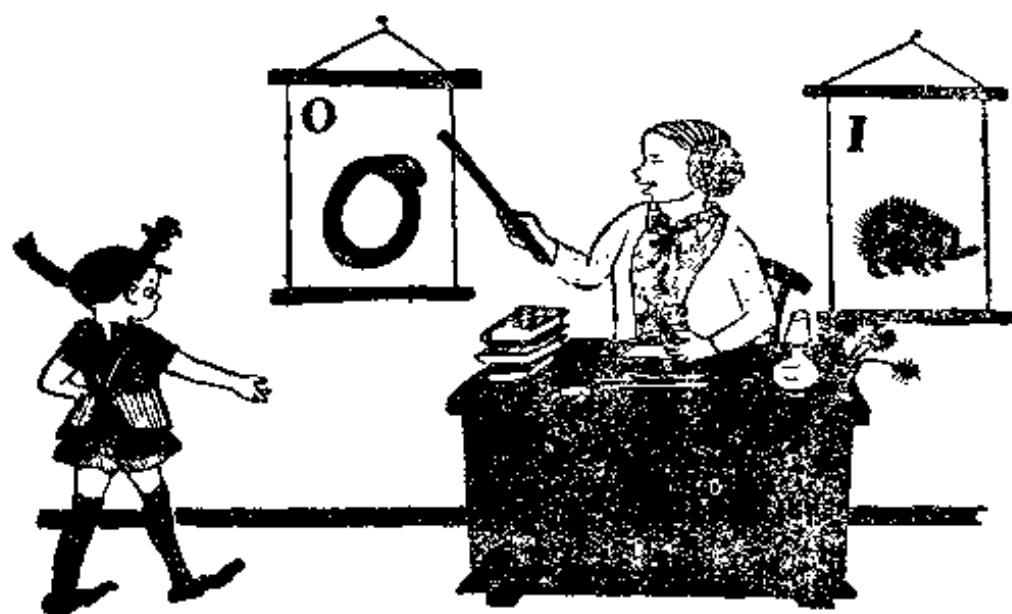
---

① 为了适合我国小读者阅读，下面几个字都改译成中国字和汉语拼音，因此和插图不一样。

大蛇搏斗的事。真是条可怕的蛇，你连想都想不出来。它有十四码长，生起气来发出蜜蜂的嗡嗡响。每天它要吃五个印度人，还吃两个小孩当餐后的点心。有一天它要把我当点心吃，用身体盘着我——嘎嘎嘎——我在海上也学会了点本领，我说着在它脑袋上就是一拳头——篷！——接着它叫了—— uiuiuiuiuiitch —— 我再给它一拳头——篷！——于是——ou——，好，它死了。蛇弯弯曲曲的，原来就是‘S’这个字母？有趣极了！”

皮皮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得喘口气。老师开始觉得皮皮这个小姑娘又吵闹又叫人头痛，决定让全班画一会儿画。她想，这样皮皮准会乖乖地坐着画画了。于是老师拿出纸和铅笔，发给孩子们。

“你们可以爱画什么就画什么，”她说，说着坐在她的桌子旁边，动手批改练习本。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，想看看孩子们画得怎样了。她只见大家坐在那里看着皮皮，皮皮



却趴在地板上埋头画画。

“唉呀，皮皮，”老师忍不住问，“你为什么不画在纸上？”

“那张纸我早就画没了。那么小一张纸可画不下我的整匹马，”皮皮说，“我这会儿只是画前腿，等画到马尾巴，我大概要画到外面走廊上去了。”

老师拼命想了一阵。

“咱们不画画了，也许还是唱支歌吧？”她说。

所有孩子在位子旁边站起来，只除了皮皮，她躺在地板上不动。

“你们唱吧，”她说，“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学习太多，身体再好也要搞坏的”。

老师的耐心已经到了头。她让所有的孩子到校园里去，想专门跟皮皮谈一谈。

等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和皮皮两个，皮皮爬起来走到老师桌前。

“我跟你讲，”她说，“不对，我是要说我跟老师您说，上这儿来看看学校是什么样子，的确很好玩。不过我想不再到学校里来了，什么放假不放假的也就算啦。苹果、鸡、蛇等等等等太多了。我的脑子都给搞昏啦。我希望老师您不要失望。”

可是老师说她很失望，主要是因为皮皮不肯乖乖的，象皮皮这样不乖的小姑娘，就算她很想上学，学校也不收。

“我不乖吗？”皮皮很惊讶地问，“可我自己还不知道，”

她说，很难过的样子。当皮皮不高兴的时候，谁的样子也没有她悲伤。她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，接着哆嗦着声音说：

“老师您明白吗，当一个人妈妈是天使，爸爸是黑人国王，自己又一辈子航海，到了净是苹果和蛇的学校里，就不大知道该怎样才是乖乖的了。”



接着老师说她已经明白，不再对皮皮感到失望了，她再大一点也许可以回到学校来。于是皮皮高兴地笑着说：

“我觉得老师您好极了。看我带着什么来送给老师您！”

皮皮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很可爱的小金链，放在老师的桌子上。老师说她不能收皮皮这样贵重的礼物，可是皮皮说：

“老师您得收！要不我明天再回学校来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”

接着皮皮象一阵风似的跑到外面校园，跳上马背。所有孩子围上来把马拍拍，看着她离开。

“我很高兴我知道阿根廷的学校，”皮皮从马上低头看着孩子们，神气地说，“你们该上那儿去！那儿过完圣诞节假期，隔三天就是复活节假期，过完复活节假期，隔三天



就放暑假，暑假一直放到十一月一日。当然，接下来有点难受，要挨到十一月十一日才开始圣诞节的假期。不过还好，因为那儿至少不上什么课。在阿根廷严禁上课。偶尔也有一两个阿根廷孩子躲进大柜，偷偷坐在那里读书，可给妈妈一发现，嗨，就要受罪了！学校里根本不教算术，要是有个孩子知道七加五是多少，又傻呼呼地去告诉老师，好，他就得站一天壁角。他们只有星期五才看书，那也得先有书。可他们从来没有书。”

“那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呢？”一个小男孩问。

“吃糖果，”皮皮不打咯噔地回答，“隔壁糖果厂有一根长管子一直接到教室。糖果整天喷出来，光吃糖果就够孩子们忙的了。”

“那老师又干什么呢？”一个小女孩问。

“剥糖果纸呀，蠢丫头，”皮皮说，“你以为他们自己剥吗？很少有！他们甚至自己不上学，派他们的兄弟来。”

皮皮挥挥她的大帽子。

“再见！”她高兴地叫道，“你们转眼就看不见我了。不过你们得牢牢记住阿瑟儿有多少个苹果，要不你们就没好结果，哈哈！”

皮皮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骑马跑出院子大门，快得沙子在马蹄周围打转，学校的窗子格格格地抖动。

## 皮皮坐在大门上，然后又爬树

皮皮、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。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，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，汤米坐在院子门上。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。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，低低垂下来，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，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。他们又嚼又啃，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。

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，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。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。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。

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，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。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：

“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皮皮说，“他什么样子，长着蓝色的眼睛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小姑娘说。

“戴黑帽子穿黑鞋吗？”

“不错，一点不错。”小姑娘赶紧说。

“没有，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没见到。”皮皮斩钉截铁地

说。

小姑娘很失望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“喂喂喂，”皮皮在她后面叫，“他是个秃顶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头一点也不秃。”那小姑娘生气地说。

“他倒运气。”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。

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，皮皮又叫：

“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，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？”

“没有，”那小姑娘说，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，“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，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？”

“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，”皮皮说，“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。”

“嗨，你真傻，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，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。”

“没有，”皮皮说，“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。哈，那太荒唐了。象个什么样子呢？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。”

“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，”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，“在中国就不同，有一个。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，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。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，又暖和又舒服。啊，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！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。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。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，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。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，大家都喜欢他。他的名字叫海上。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，他



晚上不肯睡，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。他跑着的时候，后面张开两只耳朵，就象两张黄色的大船帆，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。”

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，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。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。他们只顾着听她讲。

“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，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……”皮皮说。

“不对，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。”汤米插进一句。

“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。‘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，’她跟他说了。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，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，要嘛连名字都不要。说着他坐在墙角里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。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，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。”

“噢，真的吗？”安妮卡说。

“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，”皮皮说下去，“他吃东西那么麻烦，他妈妈头都疼了。你大概知道吧，中国人吃燕窝？他妈妈就坐在那里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。‘来吧，小彼得，’她说，‘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。’可彼得只是闭紧嘴唇摇头。最后海上气得说了，他要不为爸爸吃掉这燕窝，就再不弄东西给他吃。海上说到就一定要做到。因此这个燕窝从五月吃到十一月，每顿饭打厨房里拿出来，又拿回厨房去。七月十四那天，妈妈问是不是可以给彼得吃个肉馅饼，海上说不可以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路上的小姑娘说。

“对，海上就是这么说的，”皮皮说下去，“‘胡说八道！’他说。‘只要不作对，这小鬼就不会吃不下这个燕窝。’可彼得就是闭紧嘴唇，从五月闭到十月。”

“他不吃东西怎么能活这么久呢？”汤米很惊讶。

“他活不了，”皮皮说，“他死了。就为了作对。十月十八死的。十九日下葬。二十日一只燕子飞进窗子，在桌上那个燕窝里下了一个蛋。它就这样利用这个燕窝，什么也不浪费。不坏！”皮皮高兴地说。接着她看着路上那小姑娘，想着心事。那小姑娘简直弄糊涂了。

“你的样子多怪呀，”皮皮说，“到底为什么呢？你不会以为我坐在这里吹牛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这么想你就说吧。”皮皮卷起袖子吓唬她说。

“不不不，一点也不，”那小姑娘慌忙说，“我不说你吹牛，绝对不说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一点也不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正是在吹牛。我吹牛直吹到舌头发黑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真相信一个孩子不吃东西能从五月活到十月吗？当然我很清楚，三四个月不吃东西没问题，不过这是从五月到十月啊！这是胡说八道！你完全应该懂得这是吹牛。你不该让人逼着你相信他们胡说八道。”

于是小姑娘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“人的头脑竟会这么简单，”皮皮对汤米和安妮卡说，“从五月到十月，真是太荒唐了！”

接着她又在那小姑娘后面大叫：

“我们没见过你的爸爸！今天 we 一整天没见过一个秃顶。可昨天有十七个走过。手拉着手！”

皮皮的果园实在可爱。说实在的，它保养得太糟了，可是有一大片从来不割的可爱青草，有很老的玫瑰树，开满白的、黄的和淡红的玫瑰花。这些玫瑰花的品种也许不怎么好，可是香气扑鼻。这里还有不少果树，最好的是一些很老很老的橡树和榆树，爬起来简直没说的。

汤米和安妮卡的果园里可惜就少可以爬的树。他们的妈妈老怕他们爬树会掉下来跌伤。因此他们从小到大没怎么爬过树。这时候皮皮说：

“爬上那边一棵橡树怎么样？”

汤米听见这主意高兴极了，马上从院子大门上跳下来。安妮卡有点犹豫，可看见树干上有大树瘤可以停脚，她也觉得不妨爬爬，一定很好玩。

离地几米橡树就分成两叉，交叉的地方象个小房间。三个孩子马上在那里坐下了。橡树在他们头顶上张开浓密的树叶，象一个绿色的大天花板。

“咱们可以在这儿喝咖啡”皮皮说。“我这就进屋去烧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拍手叫好。

皮皮很快就烧好咖啡。小面包她头一天就烤好了。她站在橡树底下，动手把杯子扔上去，汤米和安妮卡赶紧接。可杯子一再让橡树接了过去，两个杯子打破了。可皮皮又跑回家拿来新的。接着轮到扔小面包，小面包在空中

飞了半天。至少它们一个也没打破。最后皮皮用头顶着咖啡壶上树，口袋里放着一瓶牛奶，还有一小盒糖。

汤米和安妮卡觉得从来没喝过味道这么好的咖啡。他们不让每天喝咖啡，只有人家请才喝。现在总算有人请他们喝咖啡了。安妮卡洒了点咖啡在大腿上，先是湿而暖，接着是湿而凉，可她说完全没关系。

等咖啡喝完点心吃好，皮皮把杯子扔到下面草地上。

“我要看看现在的瓷器质量好不好，”她说。一个杯子和所有三个碟子都经受住了考验。咖啡壶也只摔坏了壶嘴。

皮皮一下子又决定再爬上去一点儿。

“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，”她叫道，“树窟窿！”

树干上有个很深的窟窿，让树叶遮住了，孩子们原先没看见。

“噢，我也可以爬上去看看吗？”汤米说。可是没听到回音。“皮皮，你在哪儿？”他不放心地叫起来。

接着他们听到皮皮的声音，可不在他们上面，却在底下，远远的。它听着就象从地底下发出来。

“我在树里面。这个树窟窿一直通到地面。我打这儿一条小树缝看得见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。”

“噢，那你怎么上来呢？”安妮卡大叫。

“我上不来了，”皮皮说，“我只好在这里站到老。你们得把吃的打那窟窿扔下来给我。一天五六次。”

安妮卡一听，哭起来了。

“着急什么，干吗难过？”皮皮说，“你们两个不如也下

来吧。咱们可以玩坐地牢。”

“怎么也不干！”安妮卡说。为了稳妥点，她干脆爬到树脚下。

“安妮卡，我打树缝里看到你了，”皮皮在树里大叫，“留神别踩到咖啡壶！这是一把很好的卫生旧咖啡壶。少了咖啡壶嘴可不怪它。”

安妮卡走到树旁边，透过一道小缝缝看到了皮皮的食指指尖。她于是放心得多，可还是着急。

“皮皮，你真不能上去吗？”她问道。

皮皮的手指头不见了，一转眼她的脸已经在上面树窟窿里伸出来。

“我真想出来也就能出来。”她抓住树窟窿上面的树叶说。

“上来那么容易？”汤米说，他还在树上。“那我也想下去坐一会儿地牢。”

“不过我想，”皮皮说，“首先咱们还是去拿把梯子来。”

她爬出树窟窿，很快地滑到地面上。接着她跑去拿来一把梯子，带着它使劲爬上树，再把它放到树窟窿里。

汤米乐得发疯，简直急不可待地要下去。树窟窿很高，爬到那里十分费劲，可是汤米很勇敢。他也不怕爬到那个黑树窟窿里。安妮卡看着他钻进树窟窿不见了。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见他。她打缝缝拼命往里看。

“安妮卡，”她听见汤米说话，“你怎么也想不出在这里有多好。你一定也得进来。有了梯子就一点儿也不危险了。

下来一次，你就什么也不再想要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安妮卡问。

“百分之一百不假。”汤米说。



于是安妮卡哆嗦着两腿重新爬上树，最后一段路不好爬，皮皮帮着她。她一看见树窟窿里那么黑，就缩了回去。可是皮皮抓住她的手鼓励她。

“安妮卡，不要怕，”她听见汤米在树窟窿里说，“我看见你的腿了，你要是摔下来，我一定能接住你。”

安妮卡没摔下去，安全地下到底，来到汤米身边。皮皮转眼也下来了。

“不是妙极了吗？”汤米说。

安妮卡只好承认是妙极了。里面根本不象她原先想的那么黑，因为那道缝缝里漏进光来。安妮卡靠到缝缝那儿，看是不是真能看到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。

“咱们以后要躲就躲到这儿来，”汤米说，“没人会想到咱们在这树里面。他们要是到这儿周围找，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看到他们。于是咱们就笑。”

“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用小棍子捅他们，”皮皮说，“这一来他们就会以为有鬼了。”

孩子们想到这里，高兴得三个人抱成一团。这时候他们听见当当响，汤米和安妮卡家打钟叫他们去吃晚饭了。

“多讨厌，”汤米说，“我们得回家了。不过我们明天一放学就回到这儿来。”

“来吧。”皮皮说。

于是他们爬上梯子，皮皮第一，安妮卡第二，汤米在最后。接着他们爬下树，皮皮第一，安妮卡第二，汤米在最后。

## 皮皮安排去野餐

“今天我们学校放假，”汤米对皮皮说，“因为停课大扫除。”

“哈哈好啊，”皮皮大叫，“又不公平了！我这儿也正该扫除扫除，可没人放我假。瞧瞧厨房地板吧！不过嘛，”她又说，“我把这件事仔细一琢磨，我可以不用放假就扫除干净。我说干就干，也不管放假不放假。我倒要看看谁敢不准我扫除！你们只要坐到桌子上，就不碍我的事了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乖乖地爬上桌子，纳尔逊先生也跳了上去，趴在安妮卡的膝盖上睡觉。

皮皮热了一大锅水，毫不客气就泼在厨房地板上。接着她脱掉大皮鞋，在和面板上并排放好。她把两个板刷扎在光脚下面，在地板上溜起冰来，在水上铲过的时候沙沙地响。

“我要成为一个溜冰王后，”她说把左腿高高地举到半空，结果脚上的板刷把天花板上的灯罩踢掉了一块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的姿势的确优美。”她说又利索地跳过拦住她去路的一把椅子。

“好了，我想现在差不多干净了。”她最后说，解下那



两把板刷。

“你不把地板擦干吗？”安妮卡问。

“不擦，让它自己蒸发吧，”皮皮说，“我想它动着就不会伤风了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从桌上下来，一步一步走过地板，尽量小心不让脚弄湿。

外面天空一片蔚蓝，阳光灿烂。这是一个金色的九月日子，谁都知道，这种日子到林子里去再好也没有了。皮皮有了个主意。

“咱们带着纳尔逊先生去野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噢，好，”汤米和安妮卡欢天喜地地大叫。

“那快回家去问问你们的妈妈，”皮皮说，“趁这时候我准备野餐吃的东西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他们连忙奔回家，很快就回来。皮皮已经站在大门外，肩膀上蹲着纳尔逊先生。她一只手拿根棍子，一只手拿个大篮子。

孩子们顺着乡间大路走了一小段，接着拐弯到田野，那儿有一条小路在桦树和榛树间绕来绕去，走起来很舒服。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一座门那儿，再过去田野就更可爱了，可就在这座门前拦着一头牛，看来它根本不打算让开。安妮卡对它叫，汤米大胆地走上去想轰它走开一点，可是它寸步不让，只是瞪着它那双大牛眼看他们。为了解决这件事，皮皮放下篮子，走过来举起那牛放到一边。牛慌忙穿过树木蹒跚着走了。

“想不到牛长着那么个猪脑袋。”皮皮说着，双脚并在一起跳过了门。“结果怎么样？猪当然长着牛脑袋！想想都恶心。”

“多么美丽可爱的田野啊。”安妮卡高兴地叫着，看见有大石头就往上爬。汤米把皮皮给他的小刀带来了，给自己和安妮卡各做了一根手杖。他还把大拇指也割破了一点，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也许咱们该采一些蘑菇吧，”皮皮说着采了一个漂亮的红色伞菌（大家知道，伞菌是有毒的），“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吃，”她又说，“不过它当然不能喝，这我有数，既然不能喝，那就只能吃了。它吃下去也许没什么问题！”

她拿起蘑菇咬了一大口，吞了下去。

“能吃，”她高兴地告诉他们，“咱们什么时候该煮点这种蘑菇吃吃。”她说着把那个伞菌扔到树梢上去。

“皮皮，你篮子里带着什么？”安妮卡问。“是好吃的东西吗？”

“给我一千块钱我也不能告诉你们，”皮皮说，“咱们先得找个好地方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出来。”

孩子们于是急忙寻找这么个好地方，安妮卡找到一块大平石头，她想正好，可是石头上爬满了红蚂蚁。皮皮说：

“我不高兴跟它们坐在一起，因为我跟它们不认识。”

“对，这些红蚂蚁会咬人。”汤米说。

“是吗？”皮皮说。“那就反咬它们！”

接着汤米看见两丛矮榛树中间有块小空地，他觉得坐在那里正好。

“这里阳光不够充足，我的雀斑多不起来，”皮皮说，“我觉得有雀斑是件大好事。”

再过去一点有个小悬崖，很容易爬。悬崖上有块石头突出来，象个平台，阳光很充足。他们就坐到那上面去。

“好了，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你们把眼睛闭上。”皮皮说。汤米和安妮卡于是把眼睛能闭多紧就闭多紧，只听见皮皮打开篮子，纸弄得西西沙沙地响。

“一，二，十九，好，现在你们可以看了！”皮皮最后说。

他们把眼睛张开，一看见皮皮放在光石头上那么多好吃东西，马上欢呼起来。有小块的夹肉饼夹火腿的面包，有一大堆洒着糖的煎饼，有一根根棕色的小香肠，还有三个菠萝布丁。诸位要知道，皮皮在她爸爸那条船上学会了这一手烹调本领。

“噢，放假多有意思啊！”汤米嚼着满嘴煎饼说。“应该一直放假才对。”

“不对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，”皮皮说，“因为我不那么喜欢大扫除。当然很好玩，可天天大扫除受不了。”

最后孩子们吃饱了，饱得动也不能动了，于是安静地坐着晒太阳，觉得舒服极了。

“我不知道飞难不难。”皮皮出神地看着悬崖底下说。悬崖很陡，离地面很远。

“飞下去还能学会，”她又说，“飞上去一定难得多。不过可以先学容易的。我想不妨试一试！”

“别别别，皮皮，”汤米和安妮卡一起大叫，“噢，好皮皮，亲皮皮，千万请别那么千！”

可皮皮已经站在崖边了。

“飞吧，飞吧，飞起来，”她说到“飞起来”，已经举起两臂跳出去。半秒钟后“哒”的一声，这是皮皮碰到了地面。汤米和安妮卡趴在崖上心惊胆战地朝下看她。只见皮皮站起来拍拍膝盖。

“我忘了扑动两条胳膊滑翔，”她轻松地说了一声，“我肚子里煎饼太多了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孩子们发现纳尔逊先生不见了。它显然自管自去远足啦。他们都说刚才还看见它快快活活地蹲在那里咬野餐篮子，皮皮飞的时候把它忘了，如今它没了影。

皮皮气得把她一只大皮鞋扔到深水池里去。

“出门绝对不该带猴子，”她说，“它应当留在家里看马。那样对付它就对了。”她说着又走到池里去把皮鞋捞上来。水一直到她的腰。

“绝对不该忘记把头也给浸一浸。”皮皮说着把头钻到水里，浸了半天，直到水里冒泡泡。

“好了，这回我省得上理发店去了。”她最后抬起头来得意地说。接着她走出水池，穿上鞋子，三个人一起去找纳尔逊先生。

“听，我走起来‘西沙西沙’‘叽嘎叽嘎’响，”皮皮大笑

着说，“我的衣服‘西沙西沙’，我的鞋子‘叽嘎叽嘎’。真滑稽！我想你也该试一试。”她对安妮卡说。安妮卡正优雅地走着，一头漂亮的柔软头发，一身粉红色的衣服，一双小巧的白皮鞋。

“改天再说吧。”聪明的安妮卡说。

他们一路走。

“纳尔逊先生真把我气坏了，”皮皮说，“它老这样。有一回在印度尼西亚的洒水，它也离开我跑了，在一个老寡妇家里当厨师。”

“这是吹牛。”停了一会儿她加上一句。

汤米建议分头去找。安妮卡有点怕，起先不肯，可汤米说：

“你不是个胆小鬼吧？”

这句话安妮卡当然受不了。于是三个孩子分头去找。

汤米穿过草原。他没找到纳尔逊先生，可真找到一样东西：一头公牛！或者不如说是公牛找上了汤米。公牛不喜欢汤米，因为这头公牛脾气很坏，一点也不喜欢孩子。它狠狠地大吼一声，低下头直冲过来，汤米登时狂叫救命，叫得整个森林都听到了。皮皮和安妮卡当然也听到，连忙跑来看汤米叫什么。公牛已经用犄角叉住汤米，把他高高地抛上半空。

“这公牛多野蛮，”皮皮对伤心得直哭的安妮卡说，“这种做法太不象话了。瞧它把汤米的雪白水手装弄得多脏。我得去跟这头蠢牛好好评评理。”

她说到做到，跑上去拉它的尾巴。

“请原谅我打搅你。”皮皮一面说一面狠狠地拉牛尾巴，公牛回过头来看见是另外一个孩子，它也很有兴趣用犄角顶她。

“我说了，请原谅我打搅，”皮皮再说一遍，“也请原谅我打角，”她补上一句，打掉了一只牛犄角。“今年有两只犄角不时髦，”她说，“今年牛只有一只犄角更好。一只也没有就好上加好。”她补充一句，把它另一只犄角也打掉了。

牛对犄角是没有知觉的，因此这头公牛也不知道它的犄角没有了。它还是来顶她，这孩子要不是皮皮，早就变成一滩苹果酱了。

“哈哈，别搔我痒痒，”皮皮叫道，“你简直想不出我有多痒。哈哈，快别动，快别动，我都要笑死了！”

可公牛不肯停，最后皮皮为了有一刻的太平，一纵身跳上了它的背。不过在这地方也不怎么太平，因为公牛不要皮皮骑在它背上。它拚命地扭来扭去，转来转去，想要把她甩下来，可是皮皮用腿把它夹紧，坐着不动。公牛在草原上奔过来跑过去，狂吼猛叫，鼻子直冒烟。皮皮又笑又叫，和站在老远象颤杨叶子似地直哆嗦的汤米和安妮卡招手。公牛转来转去，一个劲想把皮皮甩下来。

“瞧我跟我这小朋友在跳舞呐。”皮皮坐得稳稳的，唱歌一样说。公牛最后累倒在地上，只望天底下没有小孩子。它实在看不出孩子有什么用处。

“你现在想睡中觉了？”皮皮彬彬有礼地问它。“那我

就不打搅你了。”

她从牛背上下来，走到汤米和安妮卡身边。汤米已经哭了一会儿。他一只胳膊伤了，安妮卡用手帕给他包扎好，不再疼了。

“噢，皮皮，”安妮卡看见皮皮过来，兴奋地叫她。

“嘘——”皮皮悄悄说。“别把牛给吵醒了！它在睡觉，把它吵醒了它会生气的。”

“纳尔逊先生！纳尔逊先生！你在哪儿？”可她一转眼已经不怕吵醒公牛的午睡，尖声大叫。“咱们得回家了！”

其实纳尔逊先生正蜷缩在一棵松树上咬着尾巴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一只小猴子孤零零留在林子里太没劲了。现在它从松树上跳下来，跳到皮皮肩膀上，跟它特别高兴时一样，挥舞着它的草帽。

“噢，这回你倒没变成厨师，”皮皮抚摸着它的背说，“噫，那是千真万确的吹牛，”她加上一句，“不过既然是千真万确，又怎么能是吹牛呢？说了半天，也许它真在洒水当过厨师！好，它真当过厨师，我就知道从今以后谁来烧饭做菜了。”

他们于是回家。皮皮还是穿着她那件滴着水的衣服，蹬着她那双叽嘎叽嘎响的皮鞋。汤米和安妮卡觉得这天玩得非常痛快，当然，公牛这件事除外。他们唱起了学校里教的一支歌。其实这支歌唱的是夏天，而今是秋天了，不过他们觉得反正一样：

“夏天又热又寂静，  
我们喜欢上山进树林。  
尽管一路累得慌，  
我们一边走来一边高声唱。

嗨哟，嗨哟！  
孩子们，听我讲，  
大家都来一起唱，  
噢，让空气里充满音乐响！  
我们这个快乐乐队不会停，  
一个劲地爬爬爬，  
爬呀爬呀爬，一直爬到高山上！  
夏天又热又寂静，  
我们一边走来一边高声唱。  
嗨哟，嗨哟！”

皮皮也唱，可她唱的有点两样。  
她是这样唱的：

“夏天又热又寂静，  
我最喜欢上山进树林。  
我爱怎样就怎样，  
身上的水一边走来一边滴。  
滴答，滴答！  
我的鞋，我的鞋，



一路叽嘎叽嘎响，  
噢，好象榨甜橙汁一个样！  
这都因为我的皮鞋全湿透。  
呵，哈，碰到大傻牛！  
如今我想弄个鸡肉馅饼尝一尝！  
夏天又热又寂静，  
身上的水一边走来一边滴。  
滴答，滴答！”

## 皮皮看马戏

一个马戏班到了小镇，所有孩子都求他们的妈妈和爸爸让他们去看马戏。汤米和安妮卡也不例外，他们和气的爸爸马上给他们几个闪亮的银币。

他们紧紧握住钱就跑来找皮皮。她正在前廊给马尾巴编出一条条小辫子，每条小辫子上扎一个红色的蝴蝶结。

“我想今天是它的生日，”她说，“因此得给它打扮打扮。”

“皮皮，”汤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因为他们跑得太急了，“皮皮，你能跟我们一起去看马戏吗？”

“我爱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”皮皮说，“可我不知道能不能去看蚂犀，因为我不知道蚂犀是什么。它咬人吗？”

“你真傻，”汤米说，“它不咬人！它只是有趣！有马，有小丑，有走绳索的美女！”

“要花钱。”安妮卡说着把小手张开，看她的三个闪光银币是不是还在那里。

“我跟妖精一样有钱，”皮皮说，“因此我想，只要我高兴就能买一个蚂犀。要是我马再多，地方就挤不下了。小丑和美女可以在洗衣室里挤一挤，马却成问题。”

“真是胡说八道，”汤米说，“不是买，是花钱看，懂吗？”

“我的天，”皮皮叫着把两只眼睛紧紧闭上，“看也要花钱?!我整天睁开眼睛，天天睁开眼睛!天知道我已经花掉多少钱了!”

接着她小心地慢慢张开一只眼睛，把眼珠骨碌碌乱转。“不管花多少钱，”她说，“我现在也得看一看!”

汤米和安妮卡好不容易向皮皮说清楚马戏到底是什么。皮皮从她的手提箱里拿出几个金币，戴上有水车轮子那么大的帽子，三个人一起看马戏去了。

马戏棚外面围着一大堆人，售票处前面站着长队。一个人一个人过去，轮到皮皮了。她把头伸进窗口，紧紧盯住坐在里面的一位和气老太太看，问她说：

“看你得花多少钱？”

这位老太太是外国来的，听不懂皮皮的话。她回答说：

“萧姑娘，前座乌个银币，后座伞个银币，站票意个银币。”

“哦，”皮皮说，“可你一定要答应走绳索给我看。”

这时候汤米走上来，说皮皮要买一张后座票。皮皮给了那位老太太一个金币。老太太简直不敢相信，咬咬它看是不是真的。最后她证实了这是个金币。皮皮拿到了票子，还拿到许许多多找给他的银币。

“这些讨厌的白色小钱我要来干什么？”皮皮不高兴地说。“留下吧。让我看你两次。站着看。”

皮皮怎么也不肯把钱收下，老太太就给她换了张前座

票，还给了汤米和安妮卡一人一张前座票，不要他们再付钱。于是皮皮、汤米和安妮卡进去坐在马戏场子前面很舒服的红椅子上。汤米和安妮卡回了几次头，跟坐在后面很远的同学招招手。

“这是座古怪的茅屋，”皮皮惊奇地对马戏棚东张西望说，“地上还撒了许多木屑。不是我大惊小怪，看来实在不干净。”

汤米告诉皮皮，说马戏场子总是铺木屑的，好让马在上面跑。

在一个平台上坐着马戏班乐队，它忽然奏起了热烈的进行曲。皮皮高兴得拚命拍手，在座位上跳上跳下。

“听也要花钱吗，还是免费呢？”她在想。

就在这时候，演员出场处的幕拉开，身穿黑礼服手拿鞭子的马戏班班主跑着出场，后面跟着十匹头插红羽毛的白马。

班主把鞭子劈啪一甩，十匹白马绕着场子慢跑。班主把鞭子再劈啪一甩，它们同时把前腿搭在场子周围的栏杆上。其中一匹马正好站在三个孩子面前，安妮卡不喜欢马离她这么近，在椅子上拚命把身子往后缩。可是皮皮探出身去，举起马的一只前脚，跟它说：

“你好！我的马向你问候。今天正好是它的生日，不过它的蝴蝶结不扎在头上，却扎在尾巴上。”

幸亏皮皮放开了马的前脚，因为这时候班主又把鞭子一甩，所有的马从栏杆上跳下来，重新绕着场子跑起来了。

这个节目演完，班主姿势优美地鞠一个躬，马快步进场了。过了几秒钟，幕重新拉开，出来一匹黑马，马背上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，穿一身绿色的紧身绸衣。她的名字叫卡门契塔小姐，节目单上是这么写的。



马在木屑上团团转地快跑，卡门契塔小姐安稳地站在马背上微笑着。可这时候出事情了。正当马跑过皮皮面前时，空中呼呼地飞过一样东西。这还能是什么呢？就是皮皮本人！她忽然到了马背上，站在卡门契塔小姐背后。卡门契塔小姐起先吓得差点儿从马背上跌下来。接着她生气了，把手往后推，想让皮皮跳下马。可是办不到。

“不要发脾气，”皮皮说，“不仅你一个人爱玩，别人也

爱玩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还付了钱呢！”

接着卡门契塔小姐想自己跳下马，可是也办不到，因为皮皮紧紧抱住她的腰。观众都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觉得太滑稽了，美丽的卡门契塔小姐竟让一个红头发小淘气紧紧抱住。这小淘气穿着她那双大皮鞋站在马背上，好象天生是演马戏的。

只有马戏班班主不笑。他做手势叫他那些穿红上衣的服务员跑上前来拦住了马。

“这个节目完了吗？”皮皮大失所望地说。“我们正好玩得痛快。”

“科怕的小姑娘，”班主咬牙切齿地说，“周开！”

皮皮很抱歉地看着他。

“我说，”她问道，“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生气呢？我原以为每个人要在这里玩个痛快。”

她跳下马，回去坐在她的座位上。可这时候两个高大的服务员过来要赶她出去。他们抓住她，打算把她拎起来。

这可办不到。皮皮坐着一动不动，两个服务员拚了命抱也抱她不起来。他们只好耸耸肩膀走了。

这时候下一个节目开始。这个节目是爱尔薇拉小姐走绳索。她穿着粉红色的纱裙，手里拿一把粉红色的小伞。她用灵巧的小步子跑出来，到了绳子上。她转动双腿，做出种种优美动作。好看极了。她还能在细绳子上倒退着走。可是她刚回到绳子一端的小平台，一转身，皮皮已经站在那儿了。

“你说什么了？”皮皮问，看着爱尔薇拉小姐的惊讶表情，觉得十分高兴。

可爱尔薇拉小姐什么也没说，跳下绳子跑过去抱住班主的脖子，班主正是她的爸爸。班主又叫他的服务员把皮皮赶出去。这回他派了五名。可是观众大叫：

“让她留着！我们要看这个红头发小姑娘表演！”

他们顿脚拍手。

皮皮跑到绳子上。跟皮皮现在的表演比起来，爱尔薇拉小姐的表演根本就不算什么。皮皮来到绳子中间，把一条腿笔直举到空中，那只大皮鞋横在她头顶上就象一个屋顶。她转动着她的脚去搔耳朵后面。

皮皮在马戏班里表演，班主一点也不高兴，想把她打发走。他偷偷地溜过去转动绞盘，把绷紧的绳子弄松，断定皮皮非摔下来不可。

可皮皮没摔下来。她开始把松了的绳子当秋千荡。绳子一前一后地晃动，皮皮越荡越快，接着她一下子飞到空中，落下来正好站在班主身上。班主吓得逃走。

“这匹马更好玩，”皮皮说，“只是你的头发上为什么没披着流苏呢？”

这时候皮皮觉得该回到汤米和安妮卡那儿了。她从班主身上跳下来，回去坐下，接着下一个节目要开始了。不过这节目耽误了一会儿，因为班主先得进场喝杯水，梳梳头发。接着他出场向观众鞠躬说：

“女师们！先星们！接下来鹄位将看刀空前的奇人，

天下无敌的大力士阿多夫。清看，女师们和先星们，这威就是——大力士阿多夫！”

一个又高又大的人进场。他穿着猩红色的紧身衣，肚子上围着豹皮。他向观众鞠躬，一副得意非凡的样子。

“请堪堪他的肌油吧。”班主捏着进场的大力士阿多夫的胳膊说，胳膊上的肌肉鼓起来象两个碗。

“先在，女师们和先星们，我给鸠位一个机会！请问哪一位干通大力士阿多夫必武，请问哪一位子打世界无敌的大力士阿多夫？打败大力士阿多夫商一百个银币。一百个银币，请相一相，女师们和先星们！清到场上来吧！哪位腰试一试？”

没人上场。

“他说的什么？”皮皮问，“为什么说阿拉伯话？”

“他说谁能打败那个巨人可以得一百个银币。”汤米说。

“我能打败他，”皮皮说，“不过他看来是好人，打败他我觉得很可惜。”

“可你根本打不败他，”安妮卡说，“他是世界无敌的大力汉子！”

“大力汉子，不错，”皮皮说，“可别忘了，我是世界无敌的大力女子！”

这时候大力士阿多夫在场子里举哑铃，弄弯粗铁棍，让大家看看他有多大力气。

“好了好了，女师们，先星们！”班主大叫。“真妹有人相鹰那一百个银币吗？真得腰我把这一百个银币方灰我的



口袋里去吗？”他挥动着一张钞票说。

“不对，我百分之一百地认为你不用把这一百个银币放回你的口袋里去。”皮皮说着跨过围着场子的栏杆。

“周开周开！我不愿见你。”班主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你为什么老这样不客气？”皮皮责怪他说。“我不过要跟大力士阿多夫比武。”

“先在妹有工夫开弯笑，”班主说，“趁大力士阿多夫还



妹有听见你这中鲁莽的花，快点周开！”

可是皮皮已经走过班主面前，一直来到大力士阿多夫那里。她把他的大手握住，热烈地跟他拉手。

“来，咱俩比一比，你和我，好吗？”皮皮对大力士亲热地说。

大力士阿多夫瞧着她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“一二三我就开始，”皮皮说。

她说到做到。她紧紧抓住大力士阿多夫，大家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她已经让这位大力士平躺在地毯上了。大力士阿多夫爬起来，满脸通红。

“皮皮万岁！”汤米和安妮塔叫道。全场观众们一听，也跟着叫起来：“皮皮万岁！”班主坐在栏杆上绞他的双手，气得要命。可大力士阿多夫更加生气。他生下来还没丢过这么大的脸。他要让这个红头发小丫头看看大力士阿多夫的厉害。他扑上去狠狠抓住她，可皮皮站在那里稳如磐石。

“再使点劲。”皮皮给他打气。接着她挣脱了他的手，一转眼，大力士阿多夫已经又平躺在地毯上了。皮皮站在他身边等着。她用不着等多久。大力士阿多夫大吼一声，站起身子又向她扑过来。

“小宝宝，快睡觉。”皮皮说。

全场的人顿着脚，把帽子扔到空中，大叫着说：“皮皮万岁！”

大力士阿多夫第三次向皮皮扑来。皮皮把他高高举起，用她笔直的双臂托着他环场一周，然后把他放在地毯上，

让他躺在那里。

“好了，伙计，我看这玩意儿玩够了，”她说，“说实在的，这玩意儿比什么都好玩。”



“皮皮赢了！皮皮赢了！”全场观众一致欢呼。大力士阿多夫有多快跑多快地溜走了。班主只好上前把那张钞票送给皮皮，虽然他那副样子看上去恨不得把皮皮给吃了。

“给你，我的萧姐，这哩是你的一百个银币！”

“这个？”皮皮不把它放在眼里地说。“我要这张纸有什么用？你高兴就拿它去包鱼吧！”

接着她回到她的座位上。

“这是个长命马戏班，”她对汤米和安妮卡说，“看四十

眼也看它不坏。不过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的话，请把我叫醒。”

她说完就倒在椅子上，马上睡着了。场子里小丑、吞剑的、玩蛇的向汤米和安妮卡以及全场观众表演节目，皮皮却在她的座位上大打呼噜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皮皮的节目最精彩。”汤米跟安妮卡咬耳朵说。

## 皮皮家被贼伯伯光顾

自从皮皮在马戏班里表演过以后，小镇上就没人不知道皮皮力大无穷了。连报上都登了新闻。不过住在别处的人自然不知道皮皮是何等样人。

秋天里一个黑夜，两个流浪汉在威勒库拉庄那条马路上转悠。这是两个很讨厌很下流的贼，他们到镇头这儿来，是要找个人家偷东西。他们一看见威勒库拉庄有灯光，就决定进去，借口讨点面包吃。

也真巧，这天晚上皮皮正好把她所有的金币倒在厨房地板上数。她数数实在不行，不过有时候也真让她给数过来了。这也只是为了把数数完。

“……七十五，七十六，七十七，七十八，七十九，七十，七十一，七十二，七十三，七十七……唉，当中一定还有几个什么数，对，想起来了！一百零四，一千。老天保佑！这笔钱倒不少！”皮皮说。

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不进来随你高兴，”皮皮叫道，“我不能代你作主！”

门开了，两个流浪汉走进来。不用说，他们一看见只有

一个红头发小姑娘孤零零地坐在地板上数钱，眼睛顿时瞪得象铜铃一样！

“就你一个在家吗？”他们狡猾地问。

“哪儿的话，”皮皮说，“家里还有纳尔逊先生。”



两个贼弄不清楚纳尔逊先生只是只小猴子，这会儿正在它那张漆绿色的小床上睡觉，肚子上盖着一条娃娃毛毯。他们以为这是这一家的家长，名字叫纳尔逊先生，于是他们狡猾地对眨了一眼。

“咱们等会儿再来。”他们这眼色就是这意思，可是他们对皮皮说：

“对了，我们不过进来看看你们的钟。”

他们两个已经昏了头，不再去想什么黄油面包了。

“你们这么又高又大还没见过钟？”皮皮说。“你们怎么长大的？钟滴嗒滴嗒响。我想你们要知道它干什么吧？嗯，它走了又走，可永远走不到门口。你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吧。”她鼓励他们说。

两个流浪汉想，皮皮也许太小了，跟她讲不清看钟的事，于是一声不响，转身出去。

“我也不指望你们会说‘嗒’，”皮皮在他们后面叫道，“可你们至少也该说声‘嘀’。不过你们也没有普通的钟表观念！不过也好，太平了。”皮皮说着又去数她的钱。

两个流浪汉出来，兴奋得搓着手。

“我的好伙计！你看到那堆钱吗？”一个说。

“对，真是福从天降，”另一个说，“咱们如今只等这小丫头跟那叫纳尔逊的睡着，就溜进去把那一大堆钱统统拿到手。”

他们于是坐在果园里一棵橡树底下等。天上落下冰凉的毛毛雨，他们又饿得慌。这实在不好受，不过一想到那堆钱，他们的心情也就好了。

其他房子的灯光接连灭掉，就是威勒库拉庄的灯光还亮着。因为皮皮这会儿忙着自学波尔卡舞，学不会不肯上床睡觉。不过到最后，威勒库拉庄的几个窗子也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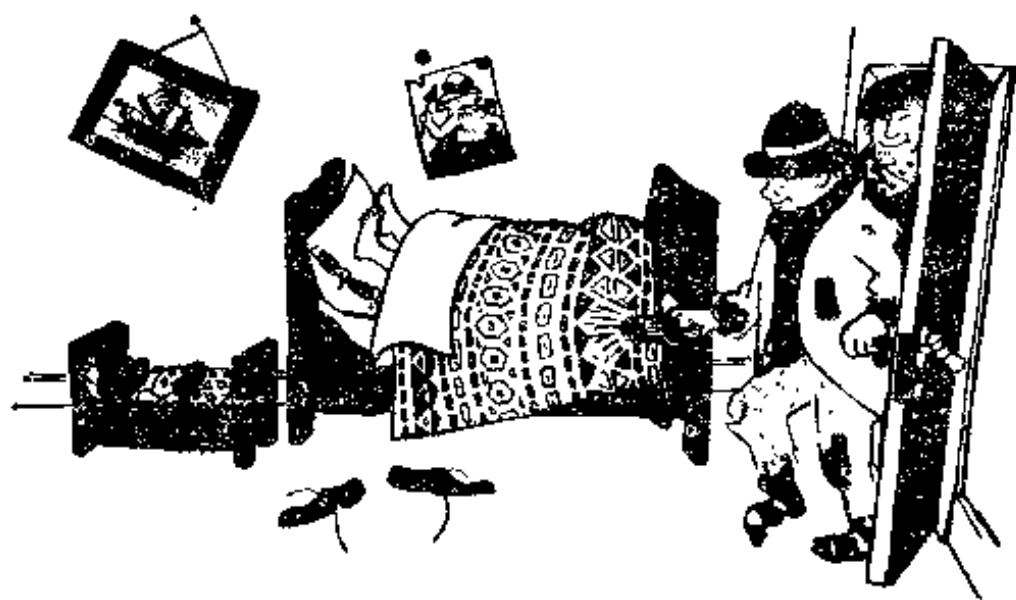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流浪汉在园子里还等了好大一会儿，好拿准纳尔逊先生的确睡着了。最后他们悄悄地溜到后门，准备用他们的撬门工具把门弄开。其中一个（他叫布洛姆）完全偶然地转转门把手。门根本没锁上。

“他们准是忘了，”他跟他的同伙咬耳朵，“门开着！”

“那更好了。”另一个说。这个黑头发家伙，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霹雳火卡尔松。

霹雳火卡尔松打开手电筒，两人溜进了厨房。厨房里没人。隔壁房间有皮皮的床，还有纳尔逊先生那张娃娃小床。

霹雳火卡尔松打开房门，小心地往里看。里面静悄悄的，于是他用手电筒把整个房间照了一遍。手电筒的光一照到皮皮的床上，两个流浪汉顿时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们看见枕头上只有一双脚。皮皮照例把她的头对着床尾，用被子盖着。



“那一定就是那个小丫头，”霹雳火卡尔松给布洛姆咬耳朵说，“她一准睡着了。可你看那个纳尔逊在哪儿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得叫纳尔逊先生，”被子底下传出皮皮安静的声音，“纳尔逊先生睡在那张绿色娃娃小床上。”



两个流浪汉吓得拔腿就要逃走。可他们把皮皮的话琢磨了一下。纳尔逊先生睡在娃娃小床上！他们用手电筒一照，就照出了娃娃小床和床上躺着的小猴子。霹雳火卡尔松忍不住大笑。

“布洛姆，”他说，“纳尔逊先生是只猴子，哈哈！”

“对，你们以为他是谁？”被子下面皮皮平静的声音说。  
“是轧草人吗？”

“你的妈妈和爸爸不在家？”布洛姆问。

“不在，”皮皮说，“他们不在！一直不在！”

霹雳火卡尔松和布洛姆高兴得咯咯笑。

“那么我的小姐，”霹雳火卡尔松说，“出来吧，我们想跟你谈谈！”

“不要，我睡了，”皮皮说，“又是谈钟吗？说到钟，你们倒先猜猜：钟怎么走了又走，总走不到门口？”

可布洛姆一下子狠狠地抓住被子一拉，就把它从皮皮身上拉下来了。

“你会跳两拍子圆舞吗？”皮皮一本正经地盯住他看。  
“我会！”

“你问得太多了，”霹雳火卡尔松说，“也能让我们问一下吗？比方说，你刚才地板上那些钱在哪儿？”

“在柜子上的手提箱里。”皮皮老实地回答。

霹雳火卡尔松和布洛姆奸笑起来。

“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把手提箱拿回去吧，小朋友？”霹雳火卡尔松说。

“噢，一点也不，”皮皮说，“当然不介意！”

于是霹雳火卡尔松毫不客气，走过去把手提箱拿下来。

“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把它拿回来吧，大朋友？”皮皮说着从床上爬下来，啪哒啪哒向布洛姆走过去。

布洛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手提箱一下子已经到了皮皮的手里。

“不开玩笑。”霹雳火卡尔松暴跳如雷地说，“把那手提箱给我们！”

他狠狠抓住皮皮的胳膊，想把那心肝宝贝的手提箱抢过来。

“我不开玩笑，”皮皮说着把霹雳火卡尔松举得半天高，放在柜顶。转眼之间，布洛姆也坐在那里了。两个流浪汉吓掉了魂，这才明白皮皮不完全是个普通小姑娘。可他们一个劲只想把手提箱弄到手，连害怕也忘记了。

“咱们一起动手，布洛姆！”霹雳火卡尔松大吼一声，两人同时从柜顶跳下来，直奔手里拿着手提箱的皮皮。可是皮皮用两手食指把他们一人一顶，他们就啪啪两声，重重摔了个屁股墩，分别坐到两个墙角里去了。他们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子，皮皮已经拿出绳子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把两个贼的手脚捆了个结实。现在他们说话的口气变了。

“好心的好小姐，”霹雳火卡尔松哀求说：“放了我们吧！我们不过是开个玩笑！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不过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两个流浪汉，只想进来讨点东西吃吃。”

布洛姆甚至流下了一两滴眼泪。

皮皮把手提箱重新放回柜顶，然后转身问她的两个俘虏。

“你们哪一个会跳两拍子圆舞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霹雳火卡尔松说，“我想我们两个都



会一点。”

“噢，太有趣了，”皮皮拍着手说，“咱们可以跳跳看吗？你知道我刚学会。”

“可以，完全可以。”霹雳火卡尔松说，有点弄胡涂了。

皮皮拿来一把大剪刀，把捆着她两位客人的绳子剪断。

“唉呀，可是咱们没音乐，”皮皮难过地说。接着她想出了主意。

“我跟他跳……”她指指霹雳火卡尔松，“你吹梳子好吗？”她对布洛姆说。

布洛姆当然愿意吹梳子。他就吹起梳子来，声音整座房子都听得见了。纳尔逊先生给惊醒，在它的小床上坐起来，正好看见皮皮和霹雳火卡尔松在转圈子。皮皮非常认真，跳得十分起劲，好象不跳就没法活似的。

最后布洛姆不肯吹梳子了，说它把嘴扎得够疼的。霹雳火卡尔松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天，腿也累得慌。

“谢谢你们再跳一小会儿吧，”皮皮继续跳着，求他们说。布洛姆和霹雳火卡尔松没办法，只好跳。

一直跳到早晨三点钟，皮皮说：

“噢，我可以一直跳到星期四！不过你们也许累了饿了吧？”

一点不错，他们正是累了饿了，只是不敢说。皮皮从柜里拿出面包、干酪、牛油、火腿、冷牛肉和牛奶，接着他们，布洛姆、霹雳火卡尔松和皮皮，围坐在厨房桌子旁边，一直吃到肚子鼓起来为止。

皮皮在一只耳朵里倒了一点儿牛奶。

“这样对耳朵疼有好处。”她说。

“多可惜，你耳朵疼吗？”布洛姆问。

“还没有，”皮皮说，“不过说不定会疼。”

最后两个流浪汉站起来，深深地感谢皮皮请他们吃东西，问他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。

“你们光临，真是太好了！这么快就得走吗？”皮皮很舍不得他们走。

“我还没见过波尔卡舞有人跳得象你这么好，我的蜜糖小面包。”她对霹雳火卡尔松说。

“下功夫练习吹梳子吧，”她对布洛姆说，“那就不会再觉得梳子扎嘴巴了。”

他们刚走到门口，皮皮跑上来，一人给他们一个金币。

“你们理应得到这报酬。”她说。

## 皮皮去吃茶点

汤米和安妮卡的妈妈请了几位太太上她家吃茶点，糕饼烤了许多，她就叫汤米和安妮卡把皮皮也请来。她想，这样她就不用费心去对付她这两个孩子了。

汤米和安妮卡听说请皮皮，大喜过望，马上就上皮皮家去请。皮皮正在她的果园里走来走去，拿着一把发锈的旧喷水壶在给剩下的几朵可怜的花浇水。那天下雨，汤米对皮皮说，他认为根本没必要花这个力气。

“你倒说得好，”皮皮气冲冲地说，“可我一夜睡不着，就是为了等着起来浇花。这么点雨绝对不能阻止我！”

这时候安妮卡说出请她去吃茶点这个惊人消息。

“茶点……请我？！”皮皮大叫，兴奋得不去浇玫瑰花而去浇汤米。“噢，会出什么事啊？救命啊！我太紧张了！万一我失礼呢？”

“什么话，你当然不会失礼。”安妮卡说。

“别说得那么肯定，”皮皮说，“你们可以相信，我一定尽力不失礼，可我常常发现，就算我空前之有礼，大家还是认为我失礼。航海我们从来不讲究这种玩意儿。可是我保证，我今天将尽力彬彬有礼，不让你们为我害臊。”

“好。”汤米说了一声，就和安妮卡一起冒雨回家。

“今天下午三点，别忘了！”安妮卡从雨伞底下探出头来叫道。

那天下午三点，一位非常文雅的小姐走上塞特格伦家的台阶。这位非常文雅的小姐就是长袜子皮皮。为了跟平日不同，她解开辫子，红头发披在她肩膀上就象狮子的鬃毛。她把嘴唇用粉笔涂成紫色，眉毛画得那么黑，简直怕人。她还用红粉染了指甲，在鞋子上打上绿蝴蝶结。

“所有客人当中，我想我该是最漂亮的了。”她按门铃的时候十分得意地嘟囔说。

在塞特格伦家的客厅里坐着三位贵夫人，汤米和安妮卡，他们的妈妈。桌子上摆着丰盛的茶点，壁炉里熊熊地燃着木柴。夫人们互相轻轻地说话，汤米和安妮卡坐在沙发上看照相簿。里面非常安静。

可安静一下子打破了。

**“立——正！”**

门厅传来刺耳的叫声，接着皮皮已经站在客厅门的坎上。她那声大叫太响，几位太太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

“开步走！”又是一声，皮皮正步向塞特格伦太太走来。

“立定！”她停下了。

“伸出手，一，二！”她叫着用双手把塞特格伦太太的一只手拿起来，热烈地拉手。

“行礼！”她叫着优美地屈膝行礼。

这些都做完了，她这才向塞特格伦太太靠过去，用她

平时的声音说：

“实在因为我太害臊了，不喊口令，我就会一个劲地站在门厅，脚也不听使唤，不敢进来了。”

皮皮接着向别的太太扑上去，亲她们的脸。

“凭良心说，真俏，真俏。”她说。这句话她是听来的，有一回她听一位非常神气的先生跟一位女士这样说过。接着她在她看到的最好的一把椅子上坐下。塞特格伦太太本想让几个孩子在汤米和安妮卡的房间里吃茶点，可皮皮坐着不动，拍着膝盖，眼睛盯住摆满茶点的桌子说：

“这些东西看着实在不错。什么时候开始吃呢？”

这时候女仆爱拉端着咖啡壶进来，塞特格伦太太说：

“咱们现在就开始用点心怎么样？”

“来吧，我第一个。”皮皮大叫一声，两步就到了桌子旁边。她拼命夹饼，放满了一盆子，又扔了五块方糖到咖啡杯里，还倒了半缸奶油进去，然后拿着咖啡和点心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可这时候太太们还没走到桌前。

皮皮伸直两腿，把那盆饼用两脚脚尖顶着。接着她津津有味地把一块块饼扔进咖啡杯，嘴塞得满满的，想说话也没法说。一下子 she 就把整整一盆饼吃完了。她站起来，象敲手鼓一样敲着盆子，走到桌旁去看还有没有。太太们看看她，觉得看不惯，可她根本没注意。她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，围着桌子转，这里拿一块饼，那里拿一块糕。

“请我来真是太感谢了，”她说，“我还没出来吃过茶点。”



桌子上有一个大奶油蛋糕，中间嵌着一颗红色的糖果。皮皮背着双手，站在那里看着它。忽然一弯身，她已经用牙把那颗糖果叼起来。不过她头低得太快一点，等到抬起来，整张脸都是奶油。



“哈哈，”皮皮大笑，“现在我们可以玩捉迷藏了，因为我们有了现成的瞎子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！”

她伸出舌头把满脸的奶油吧嗒吧嗒地舔掉。

“哎呀，实在糟糕，”她说，“蛋糕反正已经全给糟塌了，只好由我来马上收拾它。”

她说到做到。她拿起羹匙就向蛋糕进攻，蛋糕一下子就不见了。皮皮心满意足地搓着肚子。塞特格伦太太到厨房去了一会儿，蛋糕的事一点也不知道。其他几位太太严厉地看着皮皮。大概她们也想吃蛋糕吧？皮皮看到她们有点失望的样子，就决定使她们高兴起来。

“为了这点小事，你们可绝不要难过，”她安慰她们说，“最要紧的是身体健康。吃茶点一定要快活。”

她说着从桌上拿起糖缸，把许多糖撒在地板上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，在撒着糖的地板上走路最好玩了？”她问那几位太太。“光着脚走就更有趣了，”她说着脱掉脚上的鞋子和袜子，“我想你们也该走走看，再没有比这种感觉更好的了，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。”

这时候塞特格伦太太正好走进来。她一看见地上撒着的糖，马上一把牢牢抓住皮皮的胳膊，把她拉到汤米和安妮卡的沙发那儿。接着她去坐在太太们身边，给她们再倒一杯咖啡。那大蛋糕不见了，她只觉得高兴。她以为她的客人们太喜欢了，所以吃个精光。

皮皮、汤米和安妮卡在沙发上轻轻地谈天。火在壁炉

里毕毕剥剥响。太太们喝着第二杯咖啡，一切又重新安静了。正象太太们吃茶点时常有的，她们谈起了她们的女仆。特别好的好象一个都没有，这些太太挑挑剔剔，这也不满意，那也不称心，结论是最好自己动手，那就可以称心满意了。

皮皮坐在沙发上听着，过了一会儿插进来说：

“我奶奶有过一位女仆，名字叫玛琳。她什么毛病也没有，就是脚上会生冻疮。唯一糟糕的是一有陌生人来，她就扑上去咬人家的腿，还骂！唉哟，她骂得可凶了！骂起来连周围邻舍都听见。不过她就是为了好玩。可陌生人不一定都明白。有一回，一位教区老牧师的太太去看奶奶，那时候玛琳刚来。玛琳扑过来就用牙咬她的小腿，她哇的一叫，反而吓得玛琳把牙咬得更紧，怎么也松不开。整整一个礼拜，她就离不开这位牧师太太，一直到星期五。因此奶奶就得自己削土豆。她削得也不坏，就是等到削完，土豆都没有了，尽是土豆皮。在这个星期五以后，牧师太太再也不来看奶奶了。她这个人开不起玩笑。可玛琳呢，她又有趣又快活！尽管如此，她有时候也会发脾气，这倒不假。有一回奶奶用餐叉碰了她的耳朵，她气了整整一天。”

皮皮把大家看了一圈，友好地大笑。

“不错，玛琳就是那么个人。”她说交叉捻她的两个大拇指。

太太们好象什么也没听见，继续谈她们的女仆。

“要是我的罗莎干活还干净，”贝尔格伦太太说，“我也

许可以请她帮下去。可她就是不干净。”

“那你就该看看玛琳，”皮皮又插嘴，“玛琳脏透了，看了都可怕。奶奶说，她原想玛琳是个黑人姑娘，因为她的皮肤很黑，其实全都是脏，一洗就不黑了。不幸又苦恼，碰到邋塌姑娘受不了！”皮皮高兴地说。

塞特格伦太太狠狠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想得出来吗，”格兰贝格太太说，“有一天晚上我的布里塔要出去，一句话没跟我说，把我的蓝色绸裙借走了，太过分了吧？”

“唉哟，”皮皮说道，“我说她跟玛琳就象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奶奶有一件粉红色背心，她最喜欢了。麻烦的是玛琳也喜欢它。每天早晨奶奶和玛琳两个都要争一通，这件背心这天该谁穿。最后她们一致同意一人穿一天，这样就公平了。可即使这样玛琳还是惹麻烦！有时候在根本不是她穿的日子，她也会跑来说：‘我不穿那件粉红色毛背心，今天就不做萝卜泥！’唉呀，奶奶怎么办呢？她最爱吃萝卜泥了。于是玛琳穿到了背心！她一穿上背心就不知有多甜，到厨房就动手做萝卜泥，拌得可起劲了，弄得连墙上也是。”

安静了一会儿。接着亚力山大松太太说：

“虽然我说不准，可有些东西不见了，我怀疑是我的许尔达拿走的。”

“玛琳……”皮皮又开口了，可塞特格伦太太连忙板起了脸说：

“孩子们马上上楼！”

“好的……不过我正要说明琳也拿走东西，”皮皮说，“象只拿走人家东西的喜鹊！又多又快！她常常半夜起来，拿走一两样东西，她说她不拿就睡不着。有一回她拿走了奶奶的大钢琴，塞在她那个五斗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。奶奶说她的手真灵巧。”

这时候，汤米和安妮卡抓住皮皮的手，拉她上楼。太太们继续喝茶，塞特格伦太太说：

“对我的爱拉，我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，不过她打破好些盆子。”

楼梯顶上，那个红头发脑袋又伸出来了。

“至于我的那个玛琳，”皮皮说，“你们也许想知道她是不是打破盆子吧，嗯？我告诉你们，她打破盆子什么的！她一个礼拜定了一天打破它们。那是星期二，奶奶说的。星期二早晨五点钟左右，你就能听见那个姑娘在厨房里打破东西。她从茶杯玻璃杯这些轻的东西打起，然后打破深盘子，接着打破浅盘子，最后打破大盘子。整个早晨厨房里就是劈哩啪啦，乒令乓郎，奶奶常说这是天老爷祝福。玛琳下午要是闲着没事，就拿个小槌子，走进客厅敲墙上挂的东印第安古盘子。星期二打破，奶奶星期三就买来新的。”皮皮说着，象盒子小人玩具，打开盒盖小人蹦出来，如今关上盒盖小人就不见了。

这时候，塞特格伦太太实在忍无可忍。她跑上楼，走

进孩子们的房间，来到正开始教汤米倒竖蜻蜓的皮皮面前。

“你这么失礼，再也别来了。”塞特格伦太太说。

皮皮惊奇地看着她，眼眶里慢慢地充满泪水。

“一点不错。我早该知道我会失礼的！”她说。“想改也改不掉。我就是学不会怎么才不失礼。我该留在海上。”

接着她向塞特格伦太太屈膝行了礼，向汤米和安妮卡说了再见，慢慢地下楼。

这时候太太们也告辞了。皮皮坐在门厅插雨伞的架子旁边，看着她们戴上帽子，穿上大衣。

“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女仆，太可惜了，”她说。“你们就该有个象玛琳那样的人！奶奶一直说，比她更好的姑娘再也找不到啦。只要想想吧，有一回过圣诞节，玛琳烤全猪，你们想得出她怎么办吗？她在食谱里读到，圣诞节的烤猪端出来时嘴里要塞点绉纸和一个苹果。可怜的玛琳不明白，是猪的嘴里塞苹果。你们真该看看圣诞节前夜她进来时的样子，她穿一条浆硬的白围裙，嘴里叼一个红苹果。奶奶说她：‘玛琳，你真是个傻瓜！’当然，玛琳一句话也没法回答。她只是扭动耳朵，嘴里的纸沙沙响。她想说话，可发出的是卜卜卜卜卜卜的声音。当然，她也再不能照老规矩咬人的腿了，可这天晚上来的陌生人又特别多！那个圣诞节前夜，唉，可怜的小玛琳一点乐趣也没有得到。”皮皮难过地说。

太太们已经穿好她们出门的衣服，最后一次跟塞特格伦太太告别。皮皮一直跑到她面前，轻轻地说：

“我很抱歉我失礼了！再见！”

接着她扣上她那顶大帽子，跟着太太们出去。她们到了外面分道扬镳，皮皮向威勒库拉庄走，太太们朝相反的方向走。

太太们已经走了一段路，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呼拉呼拉直喘气。原来是皮皮跑来了。

“你们可以打赌，奶奶没有了玛琳以后一直想她。你们想想吧，有一个星期二早晨，玛琳还没打破一打茶杯，就管自己出海去了。因此那天奶奶只好自己去打破杯子盆子什么的。她不会打，可怜的奶奶，手都打出泡来了。她再也没见过玛琳。奶奶说，真可惜，跟这样第一流的姑娘在一块儿可是多好啊？”

接着皮皮走了，太太们急急忙忙上路。可是走了百把码，她们又听见远远传来皮皮拚命大叫的声音：

“她——从来——不——打扫——床——底下，这个——玛——琳！”

## 皮皮成了英雄

一个礼拜天傍晚前，皮皮坐在那里正不知道干什么好。汤米和安妮卡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上别人家里吃茶点去了，因此别想等他们来看她。

这一天本来充满了有趣的事情。她很早就起来，给纳尔逊先生在床上喝了水果汁，吃了小面包。它穿着它那件蓝色睡衣坐在那里，双手捧着玻璃杯，样子真可爱。接着她喂了马，给它梳了毛，还给它讲了自己航海的长篇故事。接着她到客厅，在墙上画了一幅大壁画。这幅画画一位胖太太，穿一件红衣服，戴一顶黑帽子，一只手拿朵黄花，一只手拿只死老鼠。皮皮觉得这幅画美极了，使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。接着她坐在她那个柜子旁边，把她所有的鸟蛋和贝壳都看了一遍。接着她回想她和爸爸收集这些东西时到过的所有美丽地方，以及他们买东西时到过的世界各地的可爱小店。买的这些好玩东西，如今正在柜子抽屉里放着。接着她想教纳尔逊先生跳两拍子圆舞，只是它不肯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想是不是教马跳，可是没教，却爬进木箱，盖上了盖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装作自己是罐头沙丁鱼。真可惜汤米和安妮卡不在，要不他们也会成为沙丁鱼的。



可现在天开始黑下来。皮皮把她那个小土豆鼻子顶着窗玻璃，看着外面秋天的夕阳。这时候她忽然想起，已经



有好几天没骑马了，于是决定这就去骑。这样结束一个快活的礼拜天，倒也不错。

她去戴上大草帽，带着正在墙角打玻璃弹子的纳尔逊先生，装好马鞍，把马从前廊捧下来。他们骑马走了，纳尔逊先生骑在皮皮身上，皮皮骑着马。

天太冷，路上都冻了冰，她们跑起来嗒嗒嗒嗒响。纳尔逊先生蹲在皮皮的肩膀上，想抓住路上碰到的树枝，可是皮皮骑得太快，它来不及抓，反而被呼呼掠过的树枝弄破了耳朵，连戴草帽也觉得痛。

皮皮骑马穿过全镇。当她飞驰而过的时候，路人吓得把身体尽量紧贴着墙。

瑞典乡下每个镇都有一个市场，这个镇里也有一个。在它附近有一座很小的镇公所，漆黄颜色，还有几座漂亮的单层房子。此外还有一座高得看去象摇摇欲坠的大房子。这座三层楼房是新造的，叫做‘摩天楼’，因为它比镇上哪一座房子都高。

在这个礼拜天傍晚，小镇显得非常安静。可这安静忽然被一声大叫打破：

“摩天楼失火了！救火啊！救火啊！”

人们张大眼睛从四面八方跑来。救火车可怕地当当当敲着钟在街道上开过。镇上的小孩子本来总是爱看救火车，这时却吓得哭起来，因为他们断定他们的房子也要着火。摩天楼前面的广场挤满了人。警察尽力叫他们让出道来，好让救火车通过。从摩天楼窗口冒出来的火焰乱窜，浓烟

和火星包围着勇敢救火的消防队员。

火从楼下烧起，很快就蔓延到上面两层。挤在广场上的人忽然看见一个使他们吓得直喘气的可怕景象。原来房顶有一个顶楼，一只小孩子的手刚把顶楼的窗子打开，接着只见两个小男孩站在那窗口里大喊救命。

“我们下不来，有人在楼梯上生了火！”大的那个叫。

他只有五岁，他的弟弟还要小一岁。他们的妈妈有事出去了，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。下面广场上许多人哭起来，消防队长看来十分着急。救火车上当然有梯子，可是不够长，够不到那么高的地方。也没办法进屋上楼去救那两个孩子。广场上的人知道没法救出这两个孩子以后都感到绝望。那两个可怜小家伙只是站在那里哭叫。离火烧到顶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皮皮骑着马正在广场的人群当中。她很有兴趣地看着救火车，动脑筋是不是该给自己买一辆这样的汽车。她喜欢它因为它是红的，穿过街道时发出那么响的声音。接着她看毕毕剥剥的大火，有点火星落到她身上，她觉得好玩极了。

她这么东看西看，突然看到了顶楼上那两个小男孩。她很奇怪，这场大火这么好看，他们怎么看来一点也不欣赏？她实在不明白，最后只好问站在她周围的人：

“那两个孩子干吗哭叫啊？”

起先她得不到回答，只听到抽抽嗒嗒的哭声。后来一个大胖子说：

“嗨，你怎么想的？要是你自己在上面下不来，你想你能不哭叫吗？”

“我从来不哭叫，”皮皮说，“不过他们实在下不来，为什么没人去帮他们呢？”

“就因为办不到。”那大胖子说。

皮皮想了一阵。

“哪位能给我一根长绳子吗？”她说。

“那有什么用？”大胖子说。“那两个孩子太小，还不会爬绳子下来。再说绳子有什么办法弄到上面他们那儿去呢？”

“噢，航海的人有办法。”皮皮轻松地说。“我需要根绳子。”

大家不相信皮皮拿到绳子能有什么用处，可还是给皮皮弄来了绳子。

摩天楼的山墙旁边有一棵高树。树梢差不多平着顶楼窗口，不过至少离开三米。树干又光又滑，没有一根树枝可以用来攀登。皮皮也爬不上去。

火在燃烧，顶楼上的孩子在哭叫，广场上的群众在哭泣。

皮皮跳下马，走到树下。接着她拿起绳子，把它拴在纳尔逊先生的尾巴上。

“现在你会乖乖听我皮皮的话，对吗？”她说把纳尔逊先生放到树干上，轻轻一推。它很明白叫它做什么，就听话地爬到树上去。小猴子爬树一点也不算什么。

广场上的人们屏住气，盯着纳尔逊先生看。它很快就到了树梢。它坐在一根树枝上低头看皮皮。她招手叫它重新下来，它照办了。可这回它从树枝的另一边下来，因此它到了地下面，绳子已经挂在树枝上，绳子两个头都在地上这儿。

“纳尔逊先生，你真聪明，要在古时候，你就可以当教授了。”皮皮说着解开猴子尾巴上的绳结。

附近有一座房子正在修理。皮皮跑过去拿来一块长跳板。她夹住跳板，另一只手抓住绳子，用脚在树干上一踢一踢的，轻快地沿着绳子爬上去。人们惊讶得连哭也忘了。她到了树顶上，把长跳板搭在粗树枝上，小心地把它推到顶楼窗口。长跳板在树梢和那窗口之间搭成了一座桥。

广场上的人鸦雀无声地抬头盯着上面看，担心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们只看见皮皮在高空里踏到跳板上，和气地对顶楼上那两个孩子微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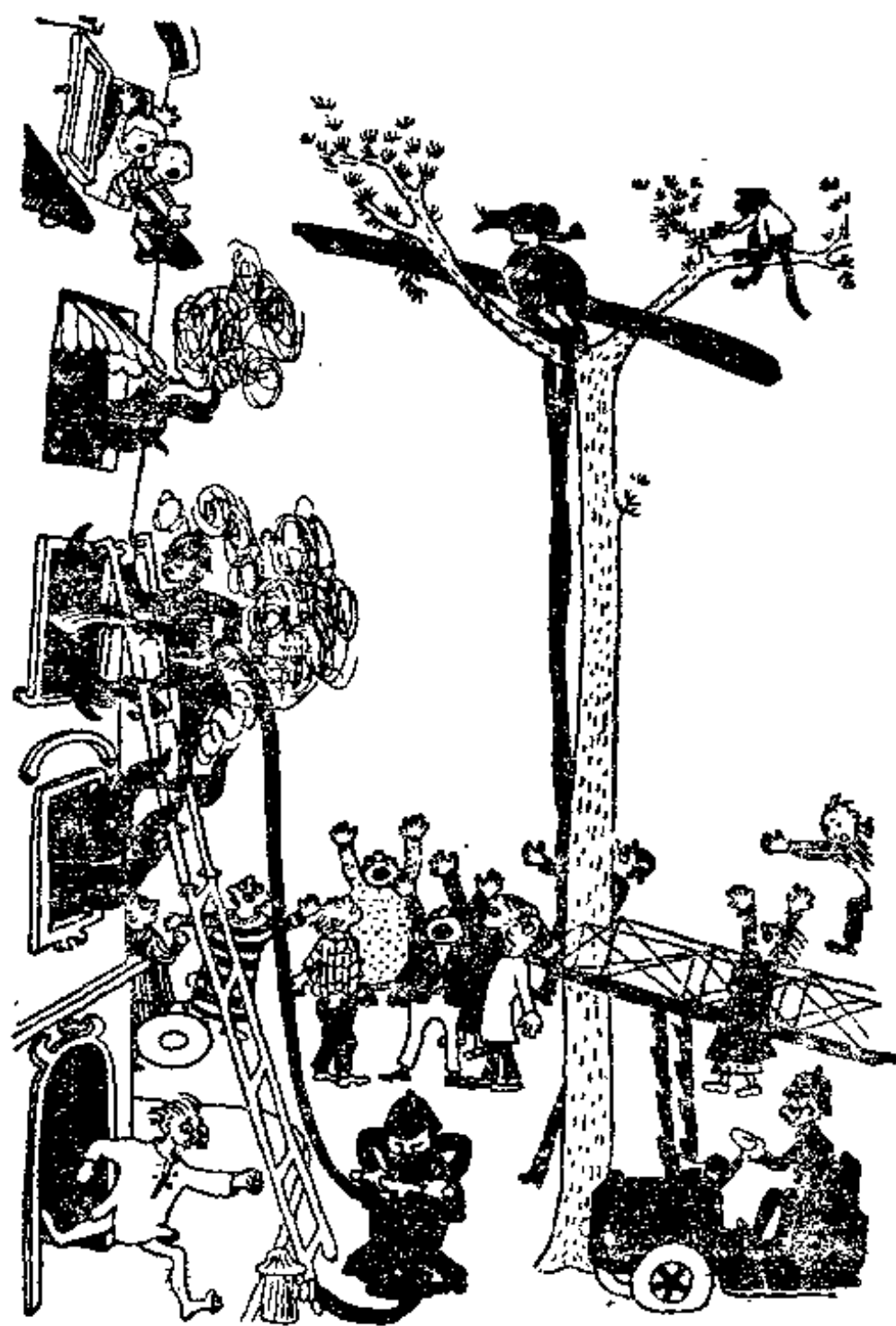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”她说，“是肚子疼吗？”

她跑过跳板，跳进顶楼。

“这里挺热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保证，今天你们不用再加木柴了。我想明天可以在炉子里生点小火。”

接着她一个胳膊窝夹一个男孩，重新爬出来，站到跳板上。

“现在你们真可以玩玩了，”她说，“这跟走绳索差不多。”



走到木跳板当中，她高高举起一条腿，就跟她在马戏场上做的那样。人群中掠过一阵不安的嗡嗡声。接着皮皮的一只皮鞋掉下来，几位老太太当场昏了过去。可是皮皮

带着两个小男孩终于安全回到树上，下面群众欢声雷动，响彻黑暗的黄昏，把大火的毕毕剥剥声也盖过了。

接着皮皮把绳子拉上去，把一头牢牢拴在一根树枝上，另一头拴着一个小男孩，小心地慢慢放下去。孩子的妈妈站在广场上等着，惊喜交集，孩子一下来就接住了。她热泪盈眶，张开双臂抱住她的孩子。可皮皮在上面叫：

“请你解开绳子！这里还有一个呐，他又不会飞。”

几个人帮忙解开绳子，放下小男孩。皮皮真会打绳结！她是在海上学的。接着她把绳子重新拉上去，又放下另外一个小男孩。

现在皮皮一个人留在树上了。她又跳到跳板上。所有的人抬头看着她，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皮皮在那条窄木板上跳舞，跳过来，跳过去，姿态优美地把两臂举起放下，用粗嗓子唱起了歌，广场上的人好容易听到了：

“火在烧，  
火焰高，  
噢，火把周围都照耀！  
它为你烧，  
它也为我烧，  
它为所有夜里跳舞的人来烧！”

她一边唱一边越跳越疯，广场上许多人吓得连眼睛都闭上了，心想她这样一准会掉下来跌伤。大火已经冲出顶

楼窗口，在火光中大家可以清楚看到皮皮。她把双手伸向夜空。当火星洒落在她头顶上时，她大叫道：

“多可爱、多可爱、多可爱的火啊！”

接着她一跳就跳到了绳子上。

“呜——！”她叫着象闪电一样快就滑到了地面。

“为长袜子皮皮四呼万岁！”消防队长大叫道。

“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”全场群众欢呼。可有一人欢呼了五遍。这个人就是皮皮。



## 皮皮庆祝自己的生日

有一天汤米和安妮卡在信箱里收到一封信。

信封上写着：“糖米和安你卡收”。他们拆开信一看，里面有张请帖，请帖上写道：

“青糖米和安你卡名天下五刀皮皮家餐 加生日烟会。地止：随你们高兴。”

汤米和安妮卡念完了信，高兴得又蹦又跳舞。虽然请帖上的字写得很古怪，可是他们全看明白了。皮皮一定写得挺费劲。上课那天她连“i”这个字母也不会，事实上她



只会写几个字。她在海上的时候，她爸爸船上一位水手晚上有时跟她一起坐在甲板上，想教会她写字。可惜皮皮不是个有耐心的学生。她会突然说：

“不行，弗里多夫（弗里多夫是那位水手的名字），不行，弗里多夫，我一点也不想在这件事上花力气。我要爬到桅杆顶上去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。”

这就难怪写字对她来说是个苦差使了。她通宵坐在那里挣扎着写请帖，等到天快亮，星星开始在威勒库拉庄屋顶上空消失时，她就到汤米和安妮卡家门口，把信投进了他们的信箱。

汤米和安妮卡一放学回家，就换衣服准备去参加宴会。安妮卡求她妈妈给她卷头发，妈妈答应了。还给她在头上打了个粉红色的大蝴蝶结。汤米用水梳头发，让头发不翘起来。他根本不要卷头发，在头发上还打上个什么东西！安妮卡要穿上她最好的衣服，可她妈妈说犯不着，因为她每次从皮皮家回来，难得有一次是整洁的。因此安妮卡只能满足于穿次好的。汤米对于穿什么毫不在乎，只要过得去就行。

当然，他们给皮皮买了礼物。他们从他们的猪银行，就是猪仔存钱罐里拿出钱来，放学回家时跑到高街一家玩具店买了一样非常好的东西……不过先不说出来是什么东西，保守一会儿秘密。现在礼物放在那里，用绿纸包着，周围捆了许多绳子。等汤米和安妮卡准备好，汤米拿起这包礼物，两个人就跑了，后面追着的妈妈一个个叮嘱，叫

他们当心衣服。安妮卡也要拿一会儿礼物。他们早讲定了，送礼物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拿着。

这时已经到十一月，天黑得早。汤米和安妮卡进威勒库拉庄大门时，他们紧拉着手，因为皮皮的果园里快黑了。正在落下最后一些叶子的老树在风中呻吟，苦苦呢喃。“真正是秋天了。”汤米说。看见威勒库拉庄闪耀的灯光，知道里面生日宴会在等着他们，特别叫人高兴。

汤米和安妮卡平时打后门进去，可今天走前门。前廊看不见马。汤米彬彬有礼地敲门。门里传出来很粗的声音：

“噢，这么寒冷的黑夜，  
有谁来敲我家的门户，  
这到底是鬼，  
还是浑身湿了的可怜老鼠？”

“不，皮皮，是我们，”安妮卡叫道，“开门吧！”

皮皮把门打开了。

“噢，皮皮，你为什么提到‘鬼’，我都吓坏了。”安妮卡说，连恭喜皮皮过生日的话都忘了。

皮皮纵情大笑着，打开通厨房的门。来到又亮又温暖的地方是多么好啊！生日宴会在厨房开，因为这儿最舒服。楼下只有两个房间。一个是客厅，里面只有一件家具；一

个是皮皮的卧室。厨房可是很大，完全是个房间样子，皮皮把它装饰好了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她在地板上铺了地毯，在桌子上铺了她自己缝的台布。织出来的花的确有点怪，不过皮皮说，这种花印度支那有的是，因此一点也没错。窗帘拉上了，壁炉生着火，冒着火星。纳尔逊先生坐在木箱上，象打钹似地拍打两个锅盖，马站在远远一头的角落里。当然，它也被请来参加宴会了。

汤米和安妮卡最后想起得祝贺皮皮：汤米鞠躬，安妮卡屈膝行礼，接着两人同时拿着绿色包包送给她，说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皮皮谢过他们，迫不及待地打开包包。里面是个百音琴！皮皮高兴得疯了。她拥抱汤米，她拥抱安妮卡，她拥抱百音琴，她拥抱包过百音琴的纸。接着她转百音琴的摇柄，丁丁东东地响起了歌声，听下来是《啊，你亲爱的



奥古斯丁》。

皮皮把摇柄转了又转，把什么都忘了。可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亲爱的！”她说，“你们也应该收你们的生日礼物！”

“今天可不是我们的生日。”安妮卡说。

皮皮看着他们，觉得很奇怪。

“不错，是我的生日，因此我想我也应该送给你们生日礼物。难道你们的教科书上写着我过生日不可以送你们生日礼物吗？难道这同惩罚表有什么关系，说不可以送吗？”

“不，当然可以送，”汤米说，“不过很少见。可我很高兴收礼物。”

“我也是的。”安妮卡说。

皮皮跑进客厅，拿来柜子里放着的两包东西。汤米打开他那包一看，是一支很古怪的象牙小笛子。安妮卡那一包里是一个很漂亮的蝴蝶别针，翅膀上嵌着红的、蓝的和绿的宝石。

现在人人都有了生日礼物，该在桌旁坐下来了。桌子上摆好了一大堆又一大堆糕饼和小面包。糕饼的样子很古怪，可皮皮说中国糕饼就是这样的。

皮皮倒好了一杯杯搅奶油巧克力，大家正要坐下，可汤米说：

“妈妈和爸爸请客人吃饭，先生们总要拿到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他该请哪位女士入席。我想咱们也该这么办。”

“快办。”皮皮说。

“不过咱们这么办也很有难处，因为先生只有我一个。”汤米有点犹豫。

“胡说八道，”皮皮说，“你以为纳尔逊先生是小姐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我把纳尔逊先生给忘了。”汤米说。接着他坐在木箱上写了一张卡片。

“塞特格伦先生邀请长袜子小姐。”

“塞特格伦先生就是我。”他神气地说着，把写好的卡片给皮皮看。接着他写第二张：

“纳尔逊先生邀请塞特格伦小姐。”

“马也应该有张卡片，”皮皮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即使它不能坐在桌子旁边！”

于是皮皮说，汤米写下来：

“邀请马留在角落里吃饼和糖。”

皮皮把卡片拿到马鼻子底下，说：

“你念念这个，有什么意见告诉我！”

既然马没意见，汤米就向皮皮伸出手，他们走到桌边。纳尔逊先生没有邀请安妮卡的表示，她干脆把它举起带到座位上。可是它不肯坐椅子，就坐在桌子上。它也不要喝搅奶油巧克力，皮皮给它倒了一杯水，它双手捧着，喝起来了。

安妮卡、汤米和皮皮大吃特吃。安妮卡说，如果中国糕饼这样好吃，她长大了一定要到中国去。

纳尔逊先生喝完了他那杯水，把杯子翻过来扣在自己头上。皮皮一见，马上照办，可杯子里的巧克力还没喝光，

脑门上一小道棕色的水流下来，流到鼻子那里，皮皮伸出舌头把它止住了。

“一点也不能浪费。”她说。

汤米和安妮卡小心舔干净他们的杯子，然后把它们扣在头顶上。

等到他们吃饱喝足，马也吃完了它的一份，皮皮干脆抓住台布的四个角一拎，杯子盘子都一一落到一块儿，象在一个大布口袋里一样。她把这一大包东西塞到木箱里。

“我一吃完饭就爱弄得干净一点。”她说。



现在该玩了。皮皮建议玩“别跌到地板上”的游戏。这游戏很简单，只要绕着整个厨房爬，一次也别把脚碰到地板。皮皮一秒钟就把厨房爬了一圈。连汤米和安妮卡也爬得很顺利。从厨房洗东西的盆开始，把两腿张开，就到了

壁炉那里，从壁炉到木箱，从木箱到架子，从架子到桌子，从桌子过两把椅子到柜子。柜子到洗东西的盆有好几码远，当中正好有那匹马。从马尾巴那儿爬上马，从马头那儿一跳就到滴水板。

等他们玩完，安妮卡的衣服就不再是次好而是次次次好了，汤米黑得象把扫烟囱的扫帚。他们决定另想一样东西玩。

“咱们上顶楼看鬼去吧。”皮皮说。

安妮卡喘了口气。

“顶顶顶楼上有有有鬼？”她说。

“有鬼！多着呐，”皮皮说，“有各种各样的鬼，在那儿爬来爬去。很容易看见。你们要去吗？”

“噢！”安妮卡叫了一声，用责怪的眼光看着皮皮。

“妈妈说哪儿都没有鬼。”汤米大胆地说。

“这话不假，”皮皮说，“哪儿都没有，就这里有，都住到我这顶楼上来了。叫他们搬走可不好。不过他们不干什么坏事，只是掐掐你的胳膊，于是发黑发青。同时他们呜呜叫。还用他们的脑袋玩九柱戏。”

“他他他他们用他们的脑袋玩玩玩玩九柱戏？”安妮卡悄悄地说。

“一点不错，”皮皮说，“来吧，咱们上去跟他们聊聊。玩九柱戏我顶拿手了。”

汤米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害怕，而且他的确很想看看鬼是什么样子。到了学校就能跟同学吹吹了。而且他自我安



慰，相信鬼不敢把皮皮怎么样。他决定上去。可怜的安妮卡根本不想上去，可她想到自己一个人留在下面，万一有只小鬼溜到这儿厨房里来呢？事情就这么定了！还是跟皮皮和汤米到有成千只鬼的顶楼去，也胜过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跟哪怕一只娃娃小鬼打交道！

皮皮走在头里。她打开通顶楼的门。黑极了。汤米紧紧抓住皮皮，安妮卡更紧地抓住汤米。接着他们上楼梯，每上一级就发出叽嘎一声。汤米开始考虑是不是把整件事情忘掉好，而安妮卡用不着考虑。她深信不疑。

他们一步一步终于到了楼梯顶，已经站在顶楼上了。那里漆黑一片，只有很细一线月光落在地板上。风从墙缝里吹进来，四面八方都是叹气声和吹口哨声。

“你们好啊，所有的鬼！”皮皮大叫一声。

要是鬼的话，可一只也没答应。

“唉呀，我早该想到，”皮皮说，“他们开鬼协会委员会会议去了！”

安妮卡松了口气，她只望这个委员会会议开得长些。可正在这时候，顶楼角落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。

“克拉——威特！”这声音叫道。接着汤米看见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向他吹着哨。他觉得这东西吹他的脑门，随后一样黑色的东西飘出打开的小窗子不见了。他狂叫说：

“鬼！一只鬼！”

安妮卡也跟着大叫。

“那可怜家伙去开会要迟到了，”皮皮说，“要是它是鬼

而不是猫头鹰的话！不过鬼是绝对没有的，”过了一会儿她又说，“因此我越想这越是一只猫头鹰。如果有人说有鬼，我要拧他的鼻子！”

“可这是你自己说的！”安妮卡说。

“噢，是我说的吗？”皮皮说。“那我一定得拧我的鼻子。”

她说着捏住她自己的鼻子，狠狠地拧了一下。

汤米和安妮卡听皮皮也说没有鬼，这一来就觉得安心一点。他们甚至大胆得敢走到窗口去看下面的果园。大朵的乌云飘过天空，拚命要遮住月亮。树木弯下来呜呜响。

汤米和安妮卡转过身来。可这时候——噢，太可怕了！——他们看见一个白的东西向他们走来。

“鬼！”汤米狂叫。

安妮卡吓得连叫也叫不出来。那东西更近了。汤米和安妮卡互相挨紧，闭上眼睛，接着他们听见那东西说：

“瞧我找到了什么！爸爸的睡衣放在那边的水手旧箱子里。只要把下摆翻上来，我也可以穿。”

皮皮向他们走来，长睡衣拖在脚下。

“噢，皮皮，我都给你吓死了！”安妮卡说。

“睡衣有什么可怕的，”皮皮顶她说。“它从不咬人，除非是自卫。”

皮皮觉得这时候正好把水手的箱子好好地翻一下。她把它拿到窗口，打开箱盖，淡淡的月光落到箱子里。里面有许多旧衣服，她把它们扔到地板上，此外还有一个望远

镜，两本旧书，三把手枪，一把剑，一袋金币。

“的的的，打打打……”皮皮高兴地叫。

“多有力啊。”汤米说。

皮皮把所有这些东西塞到睡衣里，他们下楼回到厨房。离开顶楼，安妮卡高兴极了。

“永远不要让孩子拿武器，”皮皮一只手拿一支枪说，“不然很容易出事情。”说着她同时开两支枪。“这是特大号枪声。”她看着天花板说。天花板上有两个枪弹孔。

“谁知道呢，”她充满希望地说，“也许子弹穿过屋顶打中哪只鬼的大腿了。这可以教训他们，让他们下回要吓唬天真小孩的时候先好好想上两遍。因为他们即使不存在，吓坏小孩也是不可以原谅的。再说，你们想一人有一枝枪吗？”她问。

汤米非常有力，安妮卡说不装子弹的话，她也想要一枝。

“现在只要咱们高兴，就可以变成一帮海盗了，”皮皮看着望远镜说。“我用这玩意儿几乎可以看到南美洲的跳蚤，”她说下去。“真要成立海盗帮的话，没那玩意儿可不行。”

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。是汤米和安妮卡的爸爸，他是来接他们回家的。他说睡觉时间早过了。汤米和安妮卡只好急急忙忙感谢皮皮，说过再见，收起送给他们的东西：笛子、别针和两支枪。

皮皮把客人们送到前廊，看着他们沿着果园的小路离开。他们转过身来招手。室内透出来的灯光照在皮皮身上。

她站在那里，两根红辫子翘着，她爸爸那件睡衣拖在脚下。她一只手拿枪，一只手拿剑。她正在举起它们敬致。

汤米和安妮卡跟着他们的爸爸来到院子门口，听见皮皮在他们身后大叫。他们停下来听。风在树木间呼呼响，因此她的叫声很难传到他们耳里。不过他们还是听到了。

“我大起来要当海盗，”她叫着说，“你们也要当吗？”

